





止園集卷十四

延陵吳亮采于甫著

策

萬曆丙午主考河南程文

問國家有世道有治道二者若相爲上下云然
世有分合治有汗隆胥庭以前靡得而究夏
商以還迄於周季爲國者千有八百分矣至
秦而合合不二世而漢承之延及三國劉石
兆亂大江南北割而爲兩崔鴻所紀爲國者
一十有六又分矣至隋而復合合又不二世

而唐承之夫以久分之運驟合於秦隋其始
之制立法亦多有足採者乃未幾而國遂
絕何歟五季分裂么麼靡算藝祖嗣服出於
偶然立國之基藐乎蕞爾盧龍十六州割而
銀夏交趾旋見侵削考其世實分而不合也
胡元混合合又不數世而我

高皇帝光宅中夏誕受多方滌腥穢之塵建

昌明之烈邁跡履超於姬妣取材不廢夫秦隋其
所以興化致理者與漢唐誼主同歟否歟歷
年既多不無惰窳承譎襲舛瑕壘漸生說者

且憂尾大之不虞勢重之難返則所爲補救
而調劑之操何術歟抑分合之數天實爲之
而人固無所庸其力歟易曰一闔一闢之謂
變又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夫所謂闔闢
者或亦分合之說而變而通之存乎其人此
亦觀世運識時務者所宜挾策而規治安握
管而騁太平者也諸士其悉意陳之毋有所
諱

嘗聞世道之與治道國家蓋兩重之矣夫世道
之運人主乘之以聽天之鼓鑄治道之機上天

操之以俟人主之審擇者也然而運治之術人主每患於未遑制世之權天又與人主以不盡此非天之故有所嗇也張弓之化遞行於有餘不足之間能者創之不能者據而守之疆者得之不疆者起而代之使天下之聖狂理亂乘除於未定之衷而默受其不言之利然後知深計者無所容其趨避而識微之士所爲蚤見而審處其會也奚以明其然也天之爲道巧於待人而微於用報者也故其待英主也與待世主異待英主以理待世主以數理有必至則命基於

密雖無取天下之心而常能饗天下之福數有適然則運鍾於偶卽有聯天下之勢力而不過爲天下之驅除故觀於有分有合之理而知天之假用於人主者神又觀於亂然後分治然後合之理而知人主之取報於天者遠奚以明其然也中古以還代不一姓然而與之以曆數者未必與之以富强與之以富强者未必與之以曆數曆數與富强兼得者國統或斷於兩岐曆數與富强兼失者國運罔延於奕世甚至一人之身自得自失倏治倏亂禍福修短影響無差

論世君子始拊心於天人之際而不得不爲之
慮矣執事策諸士以世道之分合而兼求治道
之汗隆怒焉深思瞿然遠顧若致惜夫秦隋之
短祚而以漢唐享世之永爲

昭代頌者愚固知執事之意不出於此也雖然鑒古
可以御今知來由於徵往愚請以往事證之今
日可乎夫世道之有分有合自周始也周以文
武之創垂不數傳而幽流厲逐至於東遷僅存
名號如綬之祚賴祖宗之遺澤以維之此謂以
治道延世道合而分者也炎精旣燼劉石爭雄

大江南北遞歲易主雲擾霧裂斬草置碁此謂
以治道壞世道分而分者也有宋開基實浚五
季紛紜之末縣寓之規止得其半燕雲幅割黎
桓喙突靈武瓜分大渡斧畫至胡元以腥羶汗
方夏雖曰合之而綱紀全弛君臣蟻聚上都幽
薊忽去忽來百年之中幾同草昧此謂無治道
并無世道合而不得爲合者也繇斯以談合之
後必分分之後必合天之所以開人也自合而
分其分有漸自分而合其合有由人之所以乘
天也故能合天下者必能得天下能得天下者

必能定天下得天下以德定天下以功德則百
年而後興功則數年而可定德厚則其入人也
必深功多則其得天也必固惟深也雖孱弱之
主可以守文匪稔惡貫盈而人心未散惟固也
卽中材之君亦能繼體必累世失德而天命始
移奚以明其然也周分而秦合然而推續緒者
不歸德於始皇六朝分而隋合然而論王迹者
不推功於文帝觀此而可以論天道矣天厭周
德之弛而又不欲以威嚴肅殺之政行於豁達
大度之君故假手於秦而卒歸之於漢天棄南

北之穢而又不欲以譏察驩虞之效收於治世
安民之主故寄徑於隋而終屬之於唐此天之
所以爲天也夫天之於人主無專委者也上古
之聖人在於補造化之未完中古之聖人在於
防人心之旣潰故堯測星辰禹平水土固天之
所賴以奠安下此而五伯之紛擾七雄之割據
亦未始非天所借以佐其不逮者也是以鷲如
政梟如堅皆值分之窮而當合之會無合之德
而竊天之權其於曆數之受何疑焉其於曆數
之受而不永又何疑焉愚嘗伏而思之世道之

山園集 卷十四 五
混沌有二人主之治混沌亦有二有洪荒之混
沌有澆漓之混沌治洪荒之混沌者斬於還之
文明治澆漓之混沌者斬於歸之寧一若我
太祖高皇帝處澆漓之混沌而行寧一之政者也論
功則三代遜功比

德則百王讓德其

心思之綿密與法度之謹嚴淵深膠固絲貫繩聯
二百年來金甌永固

遐昌之曆直可與天無極矣然而歷年既久爲法
之弊漸生世道若在漢唐之前而治道似出漢

唐之下此其故何也凡事之立皆以人之精神
爲之譬之家然其精神之恢廓者卽米鹽穀粟
之不親而規摹所詒固已宏遠其精神之詳蕙
者一七一粒必躬必嘗而其所未徧者屑越亦
已多矣是以漢唐之主工於治世而不講於持
世故萌生之亂中於世道而其患在精神之不
足我

太祖堅於持世而或略於治世故叢脞之漸流爲治
道而其患在精神之有餘審於有餘不足之數
而分合之理斷可識矣奚以明其然也方

太祖之崛起爲六合主也欲提天下於一心而又欲散一心於天下提天下於一心故慮之惟恐其不周散一心於天下故持之惟恐其不久是以合六曹之政歸之

朝廷遂罷丞相而不設夫其罷丞相而不設者鑒前代之專而欲稍分其柄也不知中書之地密密則含吐難窺精神默與上通六卿之職分分則是非互執可否顯與下共故丞相之設不惟重之以資彈壓亦且私之以周緩急今舉一二日之萬幾付之養資待序之人能者僅足以

枝梧不能者盡至於扞格攬權者併六曹之務於綸扉卸權者散綸扉之機於粉署是無丞相之名而已操其實有丞相之實而又不業其官且

九重穆穆窺管於隙而罔測

天威百慮憧憧投鑰於牝而別偵風旨時亟失而一籌莫展勢相軋而兩構俱傷下情與

上意未孚政事與人材並詘愚以爲此分之漸也衆建諸侯藩屏王國姬公美意偏廢非宜我國家合如林之支庶而統之以

親藩典冊必求其備體統必致其崇不過鑒七國
橫發之禍而顯奪其權口實於唐宋體秩之卑
而陰銷其氣耳然衆人有心不可掩也開科有
令未必行也彼材且賢者能無願乎疎且逃者
能無懼乎聯跼齊頴不可指數者能無跳而匿
之於所不可爲與所不忍言乎圍此無用之衆
於一廓而欲散此無聊之氣於四方是惟無發
發必滔天卽邇者譁於粵囂於鄂囂於汴訐於
楚紛紛籍籍而未有已也愚以爲此又分之漸
也古者取士不一其塗漢唐之世科目猶廣至
於我

朝合天下之人材而束之以經術蓋以經明行修
之士必無不賢良不方正者外此而博學宏詞
直廢之高閣耳然世以人治非能治人經術以
經世亦能亂世李斯商鞅猶其遠者林甫惠卿
最其下者卽金陵以命世自負而拘滯周官批
析公議靖康之禍身爲罪首彼固非不學無術
者也奈何羅四海之英杰繩以伊吾佔俾之業
俾其心神日馳騫於倖躐之金緋而其志氣漸
消磨於已陳之竹素乎且介甫亦以驅進士爲

學究深悔其經義之非而我方簧鼓奉之牢不可破矧夫青衿之士聯袂成帷千百爲羣把持與滅有司敢怒而不敢問愚以爲此又分之漸也王者之制農勞於兵兵役於將將隸於天子無事如列宿之拱北辰有事若四肢之奉心意法至備也今則農與兵二矣兵與將二矣將又與將將者二矣握兵籍者無與於調發得調發者無與於征討

國家之法如彌天置羅無所不冒人臣之宥於法者如墜叢棘左牽右挽前擇後聯非裂冠破服不能自起猝有變故互相觀望交相推諉以無可用之人制於不得行之法上旣不能以便宜之寄責其成功下且得以規避之心行其不肖養兵而不收兵之用任將而不得將將之方癰潰之勢已成尾大之形婁見愚以爲此又分之漸也周官八法大道生財刀幣泉流無所不取故唐以麻絹輸官宋以寶鈔代用皆其遺意至於我

朝獨徵本折本色之害猶有可言折色之害未有底極曾不思金石之產出於山澤畚鍤之衆難

覓金錢是以穀賤之日方剗肉以償官踊貴之時欲餬口而不給租庸兩累坐致流離加以墨吏之誅求羨錘之括索胥篋而走隱於羸筭者難知竭澤而漁去其載籍者難考故不殺白金之用而欲求有司之良不可得也不擇有司之良而欲使小民之富尤不可得也况乎鬻爵加級濫司民社金夫財虜朝納貲而夕裁其冠鼠雀虎狼奈何不取償於宦橐而以民之脂膏爲俎肉哉愚以爲此又分之漸也夫分不分於分之日必積以漸合不合於合之日當探其原論世君子將無哆口而言

祖制之當更乎而愚以爲非然也夫

高皇帝之法非不善也昔何以簡而今煩昔何以嚴而今弛昔何以重而今輕昔何以畢慮經營而今弁髦視之而不恤故以今之人而易祖宗之法吾未見其當也夫求爲變法之說而勢既有所不得卽設爲變法之慮而識更有所不周將無俯首而言

祖制之當守乎而愚以爲又非然也善瑟者必更絃善斲者必合轍彼翊法之時豈無邊見守文之

山陰集 卷十四
代豈無積習沿革之宜豈無膠滯奉職而課理者豈無邀功以買重而借法以獵名故以今之人而仍

祖宗之法吾亦未見其當也奚以明其然也

祖宗立法之心過於密而密於法之中者反疎於法之外

祖宗用法之意過於察而精於察人臣之職者轉薄於察人臣之心是以爲之臣者率以苟且之風成其陵替之習悠悠藐藐視其君無異於天神奉其君之事無異於承祭貌若敬共而求其中

無一念弗誠無一時匪懈者誰乎此非其臣之皆不肖也職寤於法之所不敢越而心軼於法之所不及加遠其君而不近委其事而不親相沿相仗以至於如此耳嗚呼此任法之失也然而體統尊於上法紀飭於下得君固治不得君亦治態臣無所施姦臣亦無所施機緘甚牢籠絡甚固又未始非任法之得也愚嘗不揣妄論以爲我

朝之統運有君而無臣有世道而無治道總之集前代之大成而主之以肅裁古人之已試而操

之以權夫肅所以立體也體立而守守固而繼之以痺權所以成勢也勢成而行行蹶而乘之以乏夫至於痺則擁腫不掉有中槁之象而重反爲輕至於乏則暴竭不振有偏枯之形而急反得緩此不可不慮也故救痺莫若去其害肅之本而害肅者莫甚於上與下闊絕而交相疑夫下之視上方且若鬼神之不可測而我又固其營壘以示之貳則賢者疑不肖者亦疑而天下終無可任之人救乏莫若去其害權之似而害權者莫甚於官與事浮游而兩相諉夫官之

視事方且若傳舍之不可據而我又制其操以示之悒則不肖者諉賢者亦諉而天下終無可成之事夫肅者時之令也肅極則天升地降閉塞而變衰必煦之以春融而渙然冰釋矣權者物之準也權滯則銖積寸移紊亂而決裂必劑之以衡平而較然畫一矣蓋天地之氣卽人之氣和致祥乖致異理有固然吾未見荃宰之間堂簾僚窠之際精神意氣分而不合而欲求天地之氣運合而不分者易曰天地交而萬物通此世道之合也上下交而其志同此治道之

合也明良相得熙皞邳隆輔相裁成太和在宇
宙而又何補偏救弊之足爲兢兢乎不然愚終
以分合之數聽之於天而已矣

問出處士人之大節也出以經世處以遜世然
亦有借經世以標竒而究以遜世終者虞遜
世之滅跡而姑以經世顯者或經世遜世兩
用而均足術者齊名而並無效者其於出處
果孰得孰失歟仕止久速必宗宣尼子輿尚
論謂與夷尹不同道而孔且以出處許伯玉
何歟夷隱首陽尹生空桑瑗仕衛皆豫之已

事也爾中州聞之熟矣它如吏漆園釣桐江
杜門陳留署窩洛陽皆稱高尚乃楹車成九
合草廬定三分爛焉者未必出終焉之下也
而賦四愁詠五君無乃壯趾歟又如太康之
起東山尉氏之守東平莘中郎之就董辟汴
叅軍之相武主保身保名幾於通矣而未免
有遺議也至於深源山桑之軍次律陳濤之
戰用違所長喪師感國識者嗤之若少伯泛
五湖而鳴夷浪游子房辭萬戶而赤松辟穀
龍變鴻冥斯已竒矣凡此皆中州士可臚列

而櫛比之歟我

國家彌天置羅士多嚮用一有緩急動稱乏人而巖穴之間又不聞有宏抱深藏以遜世儲經世者諸士身際盛明心儀往哲其亦有隱然重負樂莘野而耕南陽者乎超然遠覽希上苑而慕禹州者乎試抵掌譚之以觀出處之略毋爲西華陸渾所竊笑也

天下大器也自古豪傑之士善操天下者若良工之制器手與器習而置之搏旋之間故其卷而懷也藏天下於吾身而不見其跡其展而布

也用吾身於天下而不尸其功何也善藏天下者以我藏世非以世藏我也何必矜其身爲吾之所獨有善用天下者以我用世非以世用我也又何必殉其身爲人之所終有彼其視天下之治亂若吾身之湊理原共此浮沉嗶促之脈而我不容愆其視吾身之進退若太虛之浮雲惟任其卷舒聚散之變而我無容心故善藏天下者爲能用天下而惟不有其身者乃能全其身可以出可以處可以出爲處可以處爲出可以或出或處可以或處或出外以用舍付之環

報等因查得三年之內在事效勞大小文武諸臣除革任事故者不議外其餘例當分別叙錄如宣府東路管叅將事陞任副總兵張國柱茹宗湯宣府下北路今調大同北東路管叅將事副總兵韋子宣宣府上北路陞任叅將王宣南山陞任叅將楊元吉下西路陞任叅將張功胤下北路叅將孫繼業大同東路叅將調任李高見任于翔儀宣府中路遊擊張克實東路遊擊調任陳效見任鍾應乾以上十二臣董六師而設險趨事如雲崇百雉以峻防告成不日均應

叙資宣府上北路同知屈受善大同東路同知梅燮宣府東路丁憂通判鍾汝用中路通判王陞署上西路同知事南路通判張鳳習帶管下西路通判事陞任理刑同知張應泰大同中路通判裴文炳南路通判郭如崧大同縣陞任知縣孫體元以上九臣綜覈工程肩然勞而任事稽查錢穀裁冗靡以濟時均應併資宣府獨石城守備郭朝臣綜工原任遊擊李朝疆萬全右衛城陞任守備孫諫西陽和堡守備王道振滴水崖堡守備郭登選龍門所城守備王之麟鎮

中內以作止權之方寸使天下之仰而望者咸
囿於作用之中俯而窺者莫測其作用之自然
後真儒之實效還至而無窮大隱之圓機周流
而不滯此非豪傑之士其孰能之辟之龍馬下
而潛見而田躍而淵飛而天而其爲龍之德一
也辟之鴻焉漸於干進於磐升於陵極於陸而
其爲鴻之儀一也然此非可以猝辦而立具也
又非可以竒中而偶合也又非可以意設而數
計也我之酬世者止於一身而身之外有時時
之外有勢時勢之外有君相君相之外又有所

也居海濱以待清而出則扣馬佐阿衡以華正
而處則耕莘第其抱慨於命衰吁嗟於安適採
薇山而餓餓而死則夷之藏天下而若露其跡
耳三聘而幡然五就而數數然營桐宮而放放
而復則尹之用天下而若尸其功耳要之視孔
子稍有差殊而可謂非豪傑之聖哉夫孔子以
寡過爲難故其取節也怨孟子以願學爲準故
其持論也嚴非謂瑗之有加於夷尹也總之惟
至聖以無心任運羣聖能任運而未必出於無
心然至聖以任運隨時而傑然者借之以資身

山園集 卷十四 十一
闡然者又假之以惑世君子藏器以待其自至
小人蓄機以乘其偶合至於世之巧者妄於至
定之中認以爲變又於至變之內執以爲常其
好名避害之心方交爭莫肯下而猶然推其功
名富貴語人曰息機蹲蹲然遠於是非利害之
途自詫曰因應以自附於聖人時出時入之妙
噫舉世無一寵辱不驚之君子而論事多體用
合一之聖人何容易哉執事槩譚出處而縷指
中州士爲問請得而揚摧之夫士固有有用者
有無用者有用而託之不用者有不用而託之

用者有以無用爲用而有有用復還之無用者用
則以實顯不用則以名高名實之際未足以槩
士也有用則爲中衢之尊無用則爲康瓠之寶
用而託之不用則爲薰桂之櫝不用而託之用
則爲松蘿之媒故惟以無用爲用而後可以藏
天下以有用還無用而後可以全身法動靜而
妙剛柔觀變化而貞進退斯其爲豪傑而聖賢
者乎彼蒙澤之吏漆園曠矣而寓言則放新野
之釣桐江卓矣而加足則傲至於張平子出河
間而賦四愁之詩張道濟徙岳州而作五君之

詠榮通醜窮斯固文人無行者也故處而遯世
若申屠子龍脫身於評論邵堯夫留心於皇極
可謂察理亂之幾究象緯之祕矣出而經世若
夷吾奮跡下蔡奏尊周攘狄之功孔明抱膝南
陽整鞠躬盡瘁之節其材同其心同其事業同
儻庶幾於聖之任者乎安石繫望東山而折屐
來矯情之刺嗣宗求守東平而策蹇貽任誕之
譏蔡中郎以就徵免禍而卒懼首鼠之殃狄叅
軍以復辟奏勲而未免委蛇之辱蓋眷戀於功
名者孰若收功名於談笑之中徘徊於出處者

孰若置出處於塵埒之外故棲會稽而勁越亡
吳者上宛之范少伯也卒假鴟夷以浪游惟博
浪而蹙秦滅項者禹州之張子房也竟託赤松
以辟穀彼其抱道相時虛已游世或爲龍見或
爲鴻翔樹負鼎匡王之業而不尸其功遵鑿坏
蹈海之風而不露其迹雖未必任而得其時要
亦深而精於術者哉迨德下衰而殷深源之處
於西華也不爲蒼生而爲令僕房次律之出於
陸渾也不以滅賊而以輿尸山桑陳濤之役用
違所長盛名難副遂令識者謂處士純盜虛聲

罔裨實用名實兩無當為天下笑卑卑不足齒矣大抵士有出處猶時有晦明時不以晦明代謝愆宵旦之常士不以出處循環易身心之致故子龍堯夫值時之晦而善用其晦夷吾孔明值時之明而善用其明少伯子房值非明非晦之時或晦明交用而不得指為姦時或晦明交不用而不得議為畏禍其他若崦嵫之明禺中之晦羲和之馭或駕於子初中宵之沫且朗於白晝出處之致若此固宜時中之極獨歸於尼山之至聖也歟我

百家恢羅賢之網士之占一藝者靡所不錄固宜師濟之英克於庶府雍熙之治見於

清朝而每興一役聞一警輒憂乏材罕睹成效豈平日擁鼻比談塵尾者非豪傑之緒餘聖賢之聲歟乎其肉食者多鄙而野謀者罔獲也間有一二主持世道者亦未見其叩深智發老謀析庶務之紛糾定一時之震撼如昔人所稱功成而天下晏如者不過暖姝於一先生之言矜其盛氣師其褊心以見材於口吻而已至於悠悠歲月積資以待遷者但知爵祿之為羶泄泄

山園集 卷十四
朝夕當局而弛擔者不譏職守之安在久之技
窮勢訕則又取事之難且大者委於素所畏惡
之人幸而成曰吾固嘗策之不幸而敗曰吾固
嘗疑之非幸非不幸而介於沮成沮不成之間
則又廣其說以薄畏者之功險其謀以設惡者
之阱矣攘任事之虛名進失事之深咎借老成
以覆已博推讓以愚人今之經世者類若此世
道將安賴焉愚以爲士必能遯世而後可以經
世

國家得經世之材以試其所爲不若得遯世之士
以驗其所養何也士之遯世者始真視世既真則
外者也身在世外則其視世始真視世既真則
其涉世必淡今之所謂遯世者又不過寒蟬丘
蟻之枯槁草衣木食之寂寞而其甚者負詭藏
疾之吏徒咄咄以書空槁項黃馘之夫將冉冉
其就木若夫遺榮獨往投艱歷試先憂後樂俯
察仰觀不借譽於名教之標持不託宿於理學
之壇坫名可聞而身不可見跡可晦而志不可
移者或難多得也

國家誠得真能遯世者而用之則真能經世之人

必在其中矣然愚又以爲士必處阨而後能儲
經世之資國必遇蹇而後能重遯世之略何也
天惟厭亂而以旋乾轉坤之烈寄之岩穴之英
君惟撥亂而以推心置腹之情攄之經濟之士
兩相待所以兩相遭也若平居無事溺志宴安
身名之慮旣足損其道心室家之謫又足銷其
壯心道心損而託於機巧以爲雄壯心銷而利
其廉隅以爲厚又何能砥礪其精神琢磨其德
業哉故有肝膽判爲楚越水火遞爲君臣覆手
成翻雲雨總徵其變對面已隔鬼神莫測其緘

此態交之深械也鳳音鷲翰羊質虎皮行僻言
堅妄執人倫臧否之柄假仁仗義倒持有司生
殺之權此橫議之濫觴也虜惡畜姦趨羶嚇腐
走榮途以植黨而九尾並搖依清流以樹援而
百足不僵此胡廣之餘裔也依違於進退而忍
不能割苟且於富貴而貪無屬厭彈章屢掛明
甘笑罵於通都投劾未幾陰借吹噓於輿路此
馮道之故智也執事試思叔季之世有此四人
者無有哉有之則其處也必不能懷廊廟之憂
其出也必不能尋衡泌之樂其處而出也意態

不勝其張皇其出而處也顏色不勝其憔悴蓋其視出處若賈人之入市虛朝而集日中而歸售者據其貲以他營不售者挾其貨以再往期於得利而後已士如此其逐逐也又安得不以可貴可賤之身聽用我舍我之價而能綽綽然進退有餘裕哉且愚於此而益信古今人之不相及也古人之出也有所爲今人之出也無所爲古人之處也有所不爲今人之處也無所不爲古人之處而出也強而起迫而後應今人未出而已不禁其熱中古人之出而處也成而退

有而不居今人旣處而猶不甘於灰沒蓋古人所務者實今人所務者名務實則無往而不徵實務名則無處而不瞰名而名之爲崇則遯世者爲尤甚蓋經世之迹顯而易見遯世之養隱而難窺故朝市者聚羶之場而岩穴者弔詭之窟也元紫芝隱於東都以彈琴自娛人或見其眉宇而名利之心都盡种明逸隱於終南以講學爲業毋且志其聚徒而山林之跡益深必如是乃真能遯世者乎此亦中州之彥而明問所未及者也夫叔季之世幹濟揮霍之材或可捷

得而遜世無闕龍德而隱若夫子所稱求志達道者徒聞其語矣而況乎體用合一仕止久速之得其時者哉雖然非獨士之罪也司風勵者亦有責焉士之不善其出處其負有二而使士之不得善其出處上之負亦有二士之負在無志在無識已備於前所稱四者而上之負在輕士在疑士夫士之不可輕也匪徒寵之爵祿要在勵其廉恥故羈縻顛倒之術僅可以籠庸人士之不必疑也匪徒委之權柄要在釋其猜嫌故稽防伺察之明不足以收烈士彼豪傑而聖

賢者又焉能俛首羈斂剖心藩籬盡其才而爲我之用哉伊尹非幣聘長爲莘野之農夷吾孔明不遇英主一以纍囚一以匹夫終焉耳已而況范張諸君子其於烏喙龍準之主烏盡狗烹之時多猜寡恩業已先見其微而去之惟恐不速矣夫上之所尚煽而爲風風之所流釀而爲俗炎劉崇節還爲清議之維持趙宋尊賢還爲諸儒之闡繹天運必至國脈因之試思今日所尚者何途之從將來可以還效者何家之術夫天下大器也金甌之業人主必不能以獨力操

之執事所屈指者豈徒一中州士而愚生所蒿
目者又奚止一出處之概已哉

萬曆辛丑會試墨卷

第一問

人主有大權衆操之而不可以爲尊也人主無
私權獨操之而不可以爲公也權亦神物人主
不可不操而亦不可甚操之操之而俞不行知
之而俞不明叢脞之而俞不疑故操則委帖不
操則衡決不操而操則領挈操而過操則肘掣
善治天下者莫若慎其所操而以天下之公合

之而以天下之尊一之夫權者何也稱物之準
而輕重之所出也提衡不踰尋尺錯冶不及鈞
石而天下百千萬億不可譬喻算計者咸受數
于此則夫運之微芒握之鈞陶而控萬品輕重
之命何以異是故決其紐權不行執其榦權不
平其爲權者一而其爲銖銖兩兩者皆權之所
托也稽古建官唐稱惟百故堯咨四岳而外此
爲九官十二牧何其備也若古訓官周不惟倍
故姬命六卿而下此爲九牧三百六十屬何其
夥也蓋體統相維承宣相應而上亦不廢省成

率作三考四朝六計八則之法和寧阜成故足
術也亦何至如法家所云版法揚權操縱顛倒
于上以啓綜覈猜疑之漸若漢宣唐德諸君者
哉恭惟

太祖高皇帝混一函夏手執河魁鑒前代丞相專制
之禍罷中書省分隸六曹而又有閣臣以叅密
勿臺省以司糾彈外則鎮壓之以撫按臨轄之
以監司拊循安集之以郡邑長吏法至密也三
載大計簡銅墨而澄汰之上至九列大僚皆引
過避路請以身塞無狀惟

天子之所黜陟權至一也二百餘年以來咸熙大定
駕唐軼周治不少遜猗歟盛哉載在金匱石室
者可覆而按已我

皇上臨御大寶委任碩輔太阿未嘗倒授神器賴以
救寧而近事則稍有不然者倘亦鑒于一二怙
權辜寵之臣恣睢自擅不無疑端而矧謂

春秋鼎盛瑩精絕智臣下無有能佐其下風者故
簡在久虛爰立不報旨從中易恩出內降權且
不在閣臣公車之牘日積外帑之索歲溢引領
禁中之典冊交馳塞上之羽書棘木多寃典繕

無度稍存執奏輒被詰責權且不在六卿廢言
路爲冗員逐諫官至空署曾集烏避驄之罔見
卽批龍齒馬以何繇權且不在臺省至若開府
建牙市井得汚其簠簋持斧衣繡闈豎得叅其
激揚則權又不在撫按微青可原鑄祿秩于方
岳單詞偶入嬰木索者載途權又不在監司郡
邑長吏夫使權不在下而獨攬于

上也生亦可以無憾而竊惟夫權之未必在上也自
奸弁昌指尅之議而採山漉海命官遣使不及
廷紳朝可其奏而夕裁其冠請制書則制書請

勘合則勘合洋洋入市殿呵後先權且在武弁
况其所爲據要津而吮血牙者又皆椎埋駟僮
之屬鬼薪城且逋逃之藪也告身僞給居然命
吏織三家之密網攫五市而橫行權且在奸民
嗟嗟灶之煬也始于一人之蔽明灶之媚也成
于衆人之附勢迨川潰而水難禦冰消而山莫
依則又必蔓引株連以自固其黨輦金貢玉于
貂璫貴戚之門於是銜憲于禁禦則權又在宦
官定策于帷帟則權又在外戚湯衽席以希恩
乘醉飽以滋毒則權又在宮妾夫權不在下不

在上而至于旁落四出而不可收拾天下事尚
忍言哉尚忍言哉宋臣規其君以總攬大權歸
之獨斷而以兼聽爲先夫不自任而急任人帝
王以來未之有改則衆建庶官而考其成或亦
攬權之上務也

第二問

其次莫若考庶官之成而課其職夫所謂課其
職者何也國家衆建庶官各有常職其綜而覈
之若農之望歲其分而轄之若畎之設畔故以
一人治一事而事治以數人治一事而事不治

此其說在慶成之前錄而田成之鼓琴也以一
事建一官而官清以數官統一事而官雜此其
說在百夫之輿瓢而十人之牧羊也夫人之品
材卽甚庸下專于所及亦足自效苟恃其精神
可以旁溢才諳可以遠騫則其所爲屑越而叢
睦者固已四潰而不勝收矣試商古曩唐虞九
官若禹稷尚咎繇夔龍夷益固皆所謂淵懿狗
齊之儔也維是時堯師錫舜闢門翕受敷施又
惟是兢兢曠官遺賢是懼乃禹不攝播種尚不
併明刑夷禮夔樂益虞龍言各域于一職以適

于治又如宣尼至聖何當委吏乘田之賤而一則曰牛羊茁一則曰會計當又惟恐尸素以貽伐檀之羞至于由典軍求典賦赤對賓客回司禮樂斤斤典衣典冠之不可越責券責契之不相假則豈非守道不如守官固萬世之臣鑒歟夫嬖婦執功緯之罔恤尸祝越俎庖之是代侵官失職厥咎惟均斯亦臧穀之亡羊同類爾其嗾之者也古所稱守官徇職較然不欺若郎官守符璽轉運檄貲糧京兆執法銀臺投劾此豈有曠于職之內也者若不對錢穀不稽案牘中

書不兼樞密大將不課官吏此豈有侵于職之外也者夫惟不侵是以不曠釐工熙績位事建官豈不亦千古同揆哉而竊慨夫晚近之寢失也居恒佔俾柔翰自好業已不講于當世之務而一被青紫內列交戟外司民社舉國家之幾務如所謂錢穀兵戎獄訟簿書禮樂曆律不可殫紀者抗顏而承師心而用而銓敘者亦不辨流品謀面昇之信手授之常以一人備九官之任欲無顛越難矣夫唐虞九德分任之不足而今且欲合任之有餘隨投之輒效卽聞有樹立

亦官與人偶值而非其素所了悉無容斟酌而
卽辦者也矧其甚者引操刀以自割託爲錚錚以
處便功可倖獵輒欲掩前之長勢難強圖不顧
貽後之害而又其甚者指畫餅以克糲陳塗羹
而爲戲鳳鳴鶩翰怯于幹而勇于言羊質虎皮
踈于文而侈于武聽其議若軍旅財賦禮樂賓
客兼數子之長而覈其實一委吏乘田之弗效
其弊至于官與守齊相蒙侵與曠轉相乘而使
朝廷無課官之績有厭官之心謂無人不能任
卒至無人能任無官不可任卒至無官可任局

甫定而屢更缺久懸而不補曠天工而隳帝哉
吾豈敢盡謂上之過也愚以爲欲無曠官必先
無侵官欲無侵官必先無擇官今以官爲傳舍
人有競心位同而較迂徑之途遷等而求淹速
之故安所稱徇職也矜異同而分區黨持短長
而裂體統安所稱定分也噫十銓四選之法固
亦三考六計之遺意人臣而果欲無速官謗其
惟一心營職毋以侵成曠而徒爲省官者藉口
哉

第三問

人臣體國官守言責無非事也而當其官不可無競于職之心當其言不可有競于言之心何也一官而任一事則一事而已至以一言策善敗剖是非與天子爭可否于細旃之上非有父兄親戚之援左右近習之助外無當于盈庭噴室之議內無與于躡足附耳之謀而天子方且挾雷霆之威以臨之如天之不可犯鬼神之不可測吾以一介與萬乘敵不勝也以唇舌頤頰與鼎鑊斧鑕較不勝也得則福輕乎羽失則禍重乎地言而入僅以補主之闕言而不入適以

彰君之愆夫人臣進諫無益于成敗之數而徒翹君以自爲名則亦何用是嗷嗷者哉古今論諫其說蓋準諸仲尼而眉山氏謂其與諷少直夫直而可盡少也仲尼亦云勿欺而犯犯非直耶卽古稱弼違曰女無面從其弼直則直固諫法也自世下降尊卑闊絕九閭萬里而態臣邪臣又爭出其便僻側媚以巧中其欲於是望轉圜而希遇巷者多方乎諫之法而委曲以行其忠請言五諫折柳樊圃狂夫亦瞿引君康莊不設徑竇是名曰正託物在此寓意在彼設爲疑

上國集 卷十四 三
端若恢若諧是名曰譎巽入如風靡然自動聽者無意言者無罪是名曰諷遇事偶發若不知情中無它腸口無擇言是名曰戇指切時事觸冒諱忌逆耳不避苦口必盡是名曰直蓋諷以濟直之窮直不失諫之正而世之論者猥云婉以行道訐以博名諷施于明直施于闇恐亦非篤論也易之坎曰納約自牖終無咎夫坎者險也至于險而後出于牖則豈其道可直遂而顧以牖通乎今之諫者可得而論往者柄■箝口直言賈罪後稍敗事念徒薪而嘉伏蒲

主上亦不惜賜環以風勵之若授之喉舌者然而輕言者曹起而習爲建白夫獨鳴則鳳羣吠謂何剖心則龍攘臂謂何情見勢屈不能無依附則不能無厭棄時被摧抑而言者絀槩置沉閣而言者益訕矣夫仲尼訓直必先勿欺試使言者入告于君內盟諸心能較然勿欺否夫明知其不入而故揭之以號于人非直也業知其難行而姑存之以解于後非直也憂治危明雖申儆無害而指斥乘輿動稱亡國闇君至有口不忍言者毋乃直而傷于絞乎面折廷爭雖九死弗

上國集 卷一四 三十一
辭而自甘放逐動引裂麻焚詔至有力必窮日
者毋乃直而近于懟乎以此爲直不如無直固
知執事所稱上書焚草屏人進言若諸君子者
蓋亦將以諷濟直之窮而非謂直果可盡少也
雖然顧其誠何如耳我有可與天知之心而後
可以對君君猶天也我有恐不順親之心而後
可以事君君猶親也程元公諫新法重在積誠
王沂公謂須純意于國事韓魏公謂諫主理勝
而以至誠將之此三公者皆孔子所謂勿欺以
犯信而後諫者也夫齊女籲天風襲靈臺魯陽
揮戈日返崦嵫精誠格蒼昊而謂忠信不足以
喻世主有是理哉故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
非則人與政不足適而直與諷可勿論已

第四問

國家無常治亦無常亂有君子則治有小人則
亂以君子繼君子則益治以小人繼小人則益
亂以小人攻君子則亂之中復爲亂以君子攻
君子則治之中亦爲亂夫亂而亂者小人之常
也治而亂者君子之變也常者可諉於天行之
數而變者不得不歸咎於主持國是之人夫主

持國是者相臣也相貴察察則明作起相貴量
量則惇大崇范在元康之丙魏已相貴謀謀則
細繹審相貴斷斷則紛糾定范在貞觀之房杜
已相貴法法則表著端相貴通通則機宜合范
在開元之姚宋已夫此六君子者皆相臣也和
衷相濟猶有同德之遺焉不然彼之識量謀斷
法通皆伎倆之粗也不能無岐人我又不能無
生失得以學術分建立以品格定交游以聲望
程功能以從違判可否袒有左右則爭之竇伏
門有依傍則黨之扇啓黨與黨爲和爭與爭爲

和黨者黨其所不爭爭者爭其所不黨託名爲
國而人主實中受其害嗚呼和衷豈易言哉漢
宋之季可鑒已漢之有黨始于甘陵二部各相
詆訶釀于汝南南陽互相標榜而其究不足以
供侯覽曹節之一逞宋自元祐紹聖眉山洛陽
交相陵誅以君子攻君子迨紹興若浚若鼎二
相契慕甚殷而卒以呂社之間遂成冰炭則相
業不光而宋祚之所以不振也愚請得而極言
之有漢之君子有宋之君子有漢之小人有宋
之小人以和賈害者漢之君子也以和害國者

宋之君子也和于小人而害君子者漢之小人也和于君子而害君子者宋之小人也然而爲漢君子難爲宋君子易爲漢小人難而易爲宋小人易而難何也永康初年黨禍始起其人皆宦寺跋扈不可莊語膺滂旣戮羣小益張一時諸賢有駢首就刑而已立名雖虛得禍則實故曰難也元祐以後金陵涑水積不相能而其黨又從而波之以道之消長聽于天說之中不中授于國視其君之事若樛蒲之盧采惟吾一擲故曰易也漢之小人勝君子以勢而自謀甚疎

以我之力乘彼之疎一勦于進再勦于卓幾無噍類彼所圖者小也故曰難而易宋之小人旣以勢勝君子又以道軋君子熙寧之惠卿自以爲元祐之公著安石之惇卞未必非司馬之范蘇彼皆絕代之才兼人之學特所從有善不善而邪正遂分耳故曰易而難夫小人而至于難國事始有不可勝言者以觀今日何如也往者乙丙之際廟堂幾成聚訟以君子攻君子類元祐紹聖時然猶可劑之以爲平乃今奸弁宵人簧亂國是南北之釁漸開而疆項之吏至受鞭

管嬰木索而不爲辱拔奸脫距之詩將與白馬
爭烈清流比潔矣小來大往相激則爲東漢之
君子相溺則爲南宋之小人國是國祚又安知
其所終哉愚不憂其同而憂其異也噫富韓兩
公相爭而不失爲和狄梁寇萊諸公被薦而不
知其德彼皆所謂人豪也以若人主持國是愚
爲執鞭所忻慕焉

第五問

嘗聞之蘇子曰治天下者審所尚所尚一定至
于數千百年而不變使其子孫可以安坐而守

其舊至于政敝然後變其小節而其大體卒不
可易夫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惟其變而後
可以久也則聖人所爲審勢而應之以權補偏
救敝與天無窮極之道也譬之家然盛衰隆替
雖由天數乃其先世崇尚禮教爲子若孫者克
守厥緒而世修之則其家必有盛無衰有隆無
替而况爲天下者乎夫人主之有天下爲子孫
計長久未有不斬于安全者而國勢之安危每
係于人主之法制法制之得失每由于性之所
近與見之所偏漢高豁達大度約法簡夷光武

總攬政權刻深吏事此其性之所近者也魏文
知用夏之華而不能弱枝以強榦明皇知除隋
之易而不能居重以馭輕漢宣務綜核天下稱
明而漢之元氣卒用以戕藝祖去藩鎮天下稱
斷而宋之藩籬卒無以固此其見之所偏者也
蓋方其意所獨往創人情所未有馳域外所不
周固嘗矯輕以爲重及其勢所必趨決裂而不
能持尾大而不能掉又且因重而得輕夫以姬
呂之聖尚親而不能保魯之不削尚功而不能
保齊之不篡况乎椒房開釁于外戚標榜召禍
于黨錮唐獎邊功而卒釀安史以啓藩鎮宋釋
兵權而卒引夷狄以成南渡雖其漸靡使然要
亦貽謀之弗善而補苴之無策哉我
朝立國規模軼千古而

高皇帝以神明嚴毅振起于溷濁之後其治尚肅以
一洗勝國之穢法唐之用兵而威加厲稽宋以
計吏而制俞詳相綰相維垂二百年久稱熙洽
而

執事者憫然軫偏重之慮欲豫綢繆之防愚何敢
無說而處於此蓋嘗提衡而論漢之法病其寬

而我

朝之法又虞其太嚴唐之法病其疎而我朝之法又虞其太密宋之法病其弱而我

朝之法又虞其太强夫其始之工于立法而果于用法則太阿無倒持而法常肅

高皇帝之所以度越千古也乃其後之疎于審法而巧于避法則體統有衡決而法且弛則今日之所當酌議萬全也試商其略宗藩自中尉而下常祿有限官爲厲禁俾不得業農商借寒士從有司之薦至舉三葉懿親無罪而圍之一城之

內是重困也廉察之法詳于郡國中丞攝之御

史按之卽不得自論鬼薪以上賦稅雖擔石弗

敢顯也內軍府治兵事而無權大司馬與其權

而無事若犬牙然乃其頽首而聽卽束縛不啻

也前代大臣至有人禁賜坐同遊賦詩者今襲

秦制尊君卑臣簾遠堂高至不得望見顏色間

一忤指訶譴窘辱有如奴隸且也記短菟過時

厯于淵魚蔓引株連不遺于漏網何其薄也蓋

祖宗立法已置于重不可反之地而後世守法復持

以牢不可破之心愚恐數十年之後重者已弛

其尙輕者漸授之鑄陵夷倒置有不可勝言與不忍言者安危治亂之故卽漢唐宋之已事豈非殷鑒哉蓋當荆造之始鑒前代之滲漏而密塗其隙至于偏勝而後世沿其流且受必趨之勢故體太嚴則臃而不貫有中槁之患有隔壅之虞而密反爲輕勢太重則倚而無制有暴竭之形有偏枯之象而強反爲弱積漸以往日遷月化勢之所極弊之所起理有固然無足懼者然則疏壅導滯建威銷萌輕重相得而勢益強疎密互用而體益固補偏裒弊尙在斯乎語云爲之其未兆也兆而謀難十倍見禘祥而謀難百倍今亦且蠢蠢動矣愚生蓋不勝杞人之憂而

執事者開之以盡言故竊附于痛哭流涕而不復知有忌諱也

萬曆辛卯應天鄉試墨卷

第一問

王者冶鑄人羣幹旋氣化雖因天運豈不國體之爲兢兢哉先天而肇統者必有主宰以立一代之軌極後天而衍業者必有斟酌以權萬世

之變通要之主術雖殊陶世則一養粹于穆清而化洽縣寓握機于鈞衡而風移奕世不可不審也唐虞邈矣三代以還蓋可得而鏡云廼有謂其忠質文異尚者有謂其齒親賢異尚者此雖天地洪荒之運漸開漸朗愈宣愈洩譬之四時錯行五氣迭運皇如春帝如夏王伯通降如秋冬而道德功力操術異而世運因之則初基立國乘時補弊者諒不可徒諉諸統運也嬴秦之亂極矣漢興破觚爲圓斲雕爲樸庶幾三代遺風焉而治稱雜伯則亦主術之弗純也我

太祖高皇帝中天應運揭日炳謨易鱗介爲衣裳化戈矛爲禮樂視漢革秦俗其時與事略等而立國垂統方且軼漢而上之愚竊謂

高皇帝照臨幽遐至明也剖決幾務至斷也懷保黎庶至仁也故豪右屏息而善良馮生綱紀風行而節目星布智仁勇三德並用夏商周三代比隆宜其名與天壤俱而業與宇宙同無極矣執事者猶欲聞補偏救弊之說豈非潤色鴻業培植元運甚盛念乎愚以爲善治者必審所尚而後可善補治者亦必察所尚而後可乃今日

所尚果安在也。以爲尚忠乎？尚質乎？尚文乎？狙詐相欺，侈汰相靡，而虛僞捷給，又不啻如孔子所謂文利巧而不慚矣。以爲尚齒乎？尚賢乎？尚親乎？少長相齟，誕信相譏，而刻薄澆漓，又不啻如賈生所謂流俗失而不親矣。以博大崇體者，見謂渾厚而實則模稜，以搏擊樹威者，見謂精明而實則忿忮。蓋衆志靡靡，莫知底止，羣情洶洶，莫可端倪。卽欲補偏救弊，其孰從而補之。抹之所望者。

聖天子秉純德于上，賢公卿協和衷于下，酌元化握玄樞，勿以煬寵蔽明，勿以吞舟漏網，勿昵私愛而啓釁于衽席，勿任淫怒而忘省于干戈，消朋絕比，勿開偏黨之端，矢正奉公，勿滋壅蔽之漸。則明作惇大，並行不悖，正直忠厚，相濟成能，由是德一風同，會極遵道，庶幾可以對揚。

高皇帝之休烈而卜年卜世，丕若有夏，式勿替商周與天無窮，極可也。又豈區區隨統運以爲汚隆升降哉。

第二問

人臣之進諫也，爲公乎？爲私乎？爲九重補闕乎？

爲一已博名乎如其爲私也爲一已博名也則雖朝露章夕報罷可也夕扣閭朝就譴可也如其爲公也爲九重補闕也獨奈何弗講于諫之法也古之論諫者亦詳矣有幾諫有直諫有諷諫有戇諫有譎諫有死諫夫虞廷訓弼違必先欽隣孔門論犯君必先勿欺彼譎者造膝詭詞非臣節也姑置勿論其或天植忠義慷慨激昂卽批龍鱗刺虎牙而不恤又或納約自牖委曲從容卽需旦夕遲歲月而不厭總之幾與諷一道也直與戇與死又一道也皆蓋臣所自效也

而說者謂孔子論諫常與諷而少直非諛說也直者其義正其詞激究也多觸忌而犯諱諷者其氣和其詞婉卒之每陳善而閉邪直者蹈敢諫之禍而君受拒諫之名諷者泯顯諫之迹而君有從諫之美此直與諷之相較也善諫者又獨奈何而不講于諷之法也必也積誠以動之據理以陳之和顏色而進之君有所矜以爲高毋務以下抑之君有所護以爲短毋務以長伐之君意在此而詞或飾于彼吾就彼以導之君事在彼而意或洩于此吾就此以匡之君有所

山園集 卷十四 五
溺而莫挽則乘其悟而徐開之君有所萌而未
熾則虞其漸而亟防之吾有所責難毋以易嘗
之彼見易者難而難者益難矣吾有所考信毋
以疑試之彼見信者疑而疑者益疑矣此皆進
諫之法而善用其直與諷者也卽其不然而君
聽之不聰也讒邪之害明也則麻可裂蒲可伏
裾可引檻可折湯火可蹈鼎鑊可赴上方之劍
可請無論直者慙者忠義天植面折庭諍卽不
幸而舍生殺身萬一冀其君之悟亦其所大不
得已也安得以其死也而甚之哉嗟夫君之尊
天也其威雷霆也人臣而敢于犯天觸雷霆也
何哉爲公耳爲九重補闕耳如或臣以直諫君
以爲謗已臣以諷諫君以爲嘗已信而見疑忠
而受戮則天下孰不以言爲諱而壅鬱之情不
通採納之途日隘豈不德政罔顯而身名俱玷
哉噫鐘鼓鐸鞀之設夏頌祗台鹽梅舟楫之資
商推恭默擴茹納之懷開靖獻之路是在
聖主加之意而已矣

第三問

蓋孔子嘗雅言詩書執禮而不及易與春秋豈

非以易理精微卽宜尼至聖猶假數年而春秋
嚴密卽游夏高弟莫贊一辭乎哉

執事乃欲諸生舍習聞而闡奧旨是何異于嚇
爰居以鍾鼓而使蠡測海蟲語冰也雖然敢以
臆對嘗聞六經之道如日中天如泉行地而義
之與說之繁者莫過于易與春秋是二經者又
日之明泉之源也慨自燼餘秦火澤漚漢儒諸
訓詁家蠡起蝟出若田何王丘王弼輩之注易
若劉炫何休范甯輩之考春秋卽更僕未易縷
數而其最著者則京房有小筮揚雄有太玄邵

雍有先天圖此皆易之附注也杜預有注蘇洵
有疏程頤胡安國有傳此皆春秋之羽翼也言
豈不人人殊哉然聖人作經惟其理而已矣學
者窮經亦會其理而已矣愚謂易與春秋二經
相爲始終亦相爲經緯故求易于易求春秋于
春秋聖人之意至深至奧以易觀春秋以春秋
觀易聖人之旨至易至簡儒者因異求同而其
理無二也理無二經亦無二也易言天道春秋
言人事固矣而天人一理謂人事之外別有天
道可乎易言陰陽春秋言名分固矣而道法一

山園集 卷十一 十三
爭自濯磨而邊士亦知矜式矣

薦舉首領疏

題爲薦舉首領官員事 臣奉

命巡按宣大一年已滿所屬首領官不職者徑行
戒革其職業克修者例應薦舉訪得山西行都
司斷事唐時俊文學雅擅操觚明允足稱剖案
萬全都司斷事朱紱真淳未漓嬰孺恬靜不擾
軍民保安右衛經歷倪文學居家孝友治市清
公鎮虜衛經歷白堅博雅能文清修繩武平虜
衛經歷蔡庠心思爽豁操履端塋宣府右衛經
歷王秉忠才守俱優任使克稱渾源州吏目周
大綱雅類儒流勤共吏職以上七員皆幕職之
良可需噐使者也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訪將唐時俊等酌量擢用庶簡
拔不遺于末品而奔奏益勵于荒陲矣

舉劾將領疏

題爲舉劾將領官員事 臣奉

命巡按宣大一年已滿所有將領例應舉劾如協
守宣府副總兵盧居智協守大同副總兵計輔
一時名將兩鎮長城寓羈縻于撫賞之中保順

原謂名分之外別有陰陽可乎易言知來春秋
言舉往固矣而古今一揆謂彰往之外復有察
來可乎以至易由初而之上春秋先君而後臣
易惡雜而貴純春秋予順而去逆易重內而輕
外春秋貴夏而賤夷易扶陽而抑陰春秋崇王
而黜伯易避凶而趨吉春秋紀異而書灾易觀
象而玩占春秋屬辭而比事易象乾于天春秋
繫王于天聖人作經之旨亦安往而不符合哉
由是而讀其書雖謂書爲春秋之政事可也由
是而誦其詩雖謂詩爲易之性情可也而又何

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語簡別也夫使賢奸
而果可共國則苗何以遷兜何以放巧言令色
何以畏又使儉邪而果可任事則方命圯族之
繇何不終俾乂而奪人父子赫然殛于九
載之下哉自後世上下以術相籠爲馭臣之說
乃謂狙詐可使貪愚可任豪傑可顛倒于是乎
略小節捐細行不以德廢才可以才濟欲偃然
自託于皇極之公而用人之途彌廣得人之效
罕聞羣枉之門大開衆正之途盡塞抑何其濫
銓衡而淆藻鑑也嗟夫天下不患無君子不患

有小人而其最可患者有君子有小人而不能辨夫君子小人若薰蕕異臭鳴鳳殊音而君子之待小人也常疎小人之伺君子也常密君子則落落難合小人則依依可親君子不得志則直躬而自退小人不得志則曲意以求庸故原其初不過兼收並蓄之一念而邪正相混既且邪正相攻又既且正不勝邪有邪而無正矣當國者亦何利于小人之爲我使而君子之我遠哉辨不精持不斷一墮其計不得不姑息以結其權一入其黨不得不援引以蕃其類一犯天

下之公議不得不伸此抑彼以箝正人之口于是乎真才者退似才者進狙詐者可使之濟其奸貪愚者可使之濟其欲而健則勿取懼其攻吾短矣捷則勿取懼其形吾鈍矣口銳則勿取懼其訐吾隱矣公論不明邪說愈熾此唐宋末季所以宣淫樹黨釀孽基禍爲後世笑而以視皇極大道之公寧可同日語哉雖然秦誓所稱二臣休休有容媚嫉以惡不啻徑庭而子孫禍福黎民休戚于是乎繫不可不慎也而能好能惡獨歸仁人蓋天下有用人者有用用人者用

人者溺其職則用用人者獨奈何不兢兢爲子孫黎民計哉

第五問

天下不患有難任之事而患無任事之人夫所謂任事者何也其識見欲定定則可以晰事幾其才具欲宏宏則可以酬事變其蘊藉欲厚厚則可以諳事體而其本則又在乎有爲國之實心故淺見尠識非洞微之哲也偏長弱植非投大之器也褊衷狹量非致遠之具也而其不然者才識稍通牽于首尾度量雖擴怯于擔當而

念格于外全軀保妻子之念起于中無惑乎國是日非而任事者卒寥寥矣

執事策諸士之終篇臚列時事蓋其詳哉愚以爲之數事者不難理也吏治士習責之監司部使者督學直指而足矣國課藩祿邊餉鹽屯責之持籌委積之吏而足矣河患責之水衡荒政責之司牧南有倭北有虜三方有夷至于營卒未練軍伍未實武弁未清責之本兵諸督撫而足矣愚以爲此無足深慮也所慮者

廟堂之上謀國不虛而任國不實也夫天下之事

非一家私議則議論可弗兼採乎而附已者收異已者斥于是乎抵掌而談者擺指退矣天下之法非一人私意則功罪可弗綜核乎而罔功者陟屢考者黜于是乎殫慮而營者俛首去矣是非所當辨也而正指爲邪邪指爲正姑兩可而並存之人品何由別乎興廢所當決也而旋復議興輒復議罷遂中格而半廢之事功何由集乎此無他量不虛心不實也夫上之感下猶鼓之桴下之應上猶聲之響當今之時振飭吏治廣厲學官之詔非不三五申令而扼腕需才

蒿目慮變亦豈能拱手聽其成敗哉彼見夫樞機密勿之地所任若此所以任若彼交推互遜觀望異懷以幸一旦謝去身家無恙則孰肯以實意任事成則人尸其功而不成則我蒙其禍乎于是乎朝夷暮跖甲薦乙彈採春華而忘秋實盛肇悅而恣弁髦吏治士風益偷益薄矣若乃足國足民疇攄長策安內攘外誰懷永圖甚者竊餘潤以資囊篋藉虛聲以希陰賞假錢神以躋華廡而閱練之任視爲傳舍勾稽之藉委諸故紙而已卽欲起弱扶衰救偏補弊以求事

山園集 卷十四
中窾窳效足聽聞譬之元氣不固神氣不揚而
手足疲繭耳目聾瞶亦安能自運而自行哉惟
願

廟堂之上開誠心祛積習嘉與賢士大夫更始勿
泥獨見勿淆衆言勿以私滅公勿以利傷義然
後舉天下事熟慮而力行之至若成敗利鈍聽
之于命是非毀譽付之于人如是而實效弗臻
羣策弗舉天下弗赫然改觀易聽愚不信也

止園集卷十四

終

止園集卷十五

延陵吳亮采于甫著

序

郡侯杜象玄載觀序

今上四十一年春復集方岳郡邑長吏于明堂大肆
觀焉句臚畢卽以功實課殿最于大家宰修舊典也
往者守臣考三載績率遷秩去不再計卽吾吳四大
郡守若姑蘇趙公雲間張公潤州霍公與吾郡侯杜
公皆先後受事而三公者率先後遷秩去不再計再
計者獨吾郡侯杜公雖天之惠貺我晉陵而垂橐出

疆不稅駕而行公亦勞止矣蓋公守吾常者五年于茲前此一述職大冢宰課其績蒞政新而效已臻施澤淺而風已翔等在高第俾再蒞而觀其成也三年來政久而美若山積策不勝載澤深而潤若淵漬口不勝頌課且益最于前姑更僕而最其凡所爲貞僚造士馭吏靖民卓卓乎軼張敞而邁文翁也屬守所簿論者若貳若令若倅而官茲土者于貴腴而干事劇腹易指染劇易肘掣公潔清以率而日夜有程汰闕茸者而勵其餘若貳若令若倅凜凜奉職踈穢鎮浮皆民譽矣夫特操厪自彰簡賢乃胥穀則貞僚之所以鴻郡理也常固號俊林公益錫朋菁莪奉璫樞樸蒸材翥采譽髦肩摩賢書溢踰自今以始至如冠張生于錄科而先鳴拔卜生于童試而驟雋若有司契咸驚爲神夫知人先安民樹人乃邦實則造士之所以揚郡光也諸吏舞文巧不可測籠上若狐操下若虎在公之庭顧無敢上下其手者卽有之沒利易患枕于桁楊矣夫法行必自近克愛不廢嚴則馭吏之所以肅郡威也常固樂土然民易與爲愚豪強豕心蠶尾脊脊尋釁茂惡相矛盾人而藉之食游手少年羣嬉聚博生資聽于猪奴已陷厲禁又能駟僮自

脫良民日割痛深剝膚得公彈壓巨猾屏迹四境乃
帶牛佩犢安堵莫居夫樹禾驅蠹稟偃草剪荆棘則
靖民之所以穆郡化也以此四者述職于大家宰卽
張敞之治三輔莫之或先而文翁不得專美也何疑
爲治行第一乎公前入朝業以良二千石聞今治行
畢敷衍溢浸潤卽受上賞而膺殊擢不卜而獲矣夫
共爲民牧所操或異有惛惛不辨吏緣爲奸戒察淵
而長冠虎有浚民以生實應且憎而繆恭漫視股肱
腓而化瑟必調以能視勢取附鑽微通津擎蹠如指
窺矚若鬼無米鹽之勞而游聲沸空不再計而徵書

下是謂拙于修職而工于繫援反是者諸司象物而
動百務勵精而集以強項正辭援禮交際薦臺不丐
竿牘柄府不覲賂遺壅如積薪盤桓搔首未受徵而
煩再計是謂工于修職而拙于繫援然天道安可誣
而官理自不掩也公前後五年若御史臺輪軒迭出
推轂如出一口者若中丞臺坐撫慰勞彌成不絕者
若銓曹報成籍上恩綸賁然下者以獲于上深矣滑
稽者不過能先旦夕之擢而悶悶鳩工者竟亦以次
遷何鬪捷爲公五年撫柔我土也是天惠貺吾晉陵
而不奪其良牧也是士運興而久之師也今入朝若

朝急以爲棟梁野急以爲藩翰高牙他建而舊治脫然陽春移溫福星徙映士民何以爲情哉問之縉紳復得借寇事否予惟低徊隼旟者在父老流連祖帳者在縉紳而褒采卓異擢起高班者在聖朝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此留愈堅彼需愈急借寇一舉心欲之而口不能言也于是賦韓奕之二章乃駕

郡侯杜象玄擢山西臬憲序

大江以南爲高皇帝甸服其股肱郡則先晉陵居然一都會矣文皇帝定鼎北平居庸以西爲絕徼其肩膂則首上谷屹然巖鎮蓋南北稱猗重云執秩者爲

三輔擇人其難慎可知也濟南杜公以秋官郎高等出守吾郡凡五稔再計治行稱天下第一監大夫部使者舉良二千石又無不首晉陵于是計甫竣而得上國備兵之命邑侯楊公合五邑之吏若士若民頊頊然相告也曰公庇我久矣無以公歸乎則又相率造不肖某問所以遷公之意豈謂不肖曩通籍幸同師門頃受屢久在宇下而上谷又不肖行部地乎不肖卽不敏其何敢距成命竊惟善謀國者因時相地因地相人地利有宜何可常也人官有能惟所用之故語疆理則股肱重語要害則肩膂重疆理重則急

在民要害重則急在兵遞重而遞相急非得文武爲
憲社稷是毗之臣左提右挈惡能勝其任而杜公其
人哉且治郡與治邊其難相埒也夫漢之爲守者一
而已今一撫臺二監司六七御史踞其上瓜分守之
精神以應之而日不足則獲上難胥吏抱牘而登堂
皇率視利以上下其手爲奸私者百倍于昔則察吏
難晉陵當孔道輪蹄旁午至厨傳稍不飾輒歛望去
而縉紳青衿之屬多口不能盡厭則得士難吳徃賦
日繁頻年水旱少府之金錢日夜取足于吳若寄糶
不及格而執三尺議其後則徵發難蓋自公下車而

屏溪支持大體不揣上指不瀆下交不市私恩不邀
顯譽以故跡公之門而不見有傲士入公之堂而不
見有勁胥叩公之案而不見有遺牘夫寧足爲公難
哉雖然疆場之事刻敝已極以不肖巡方所覩記亭
障堦以待市甲兵銷以待欵輓輸之膏脂待費將吏
苞苴待遷士卒老弱枵腹待斃以今治邊更有難之
難者夫視疾者隱于血脉則溪自謂無恙憂乃滋甚
今將吏玩愒武節不振語以不治將溪而彼且以爲
過計此其難難在因循郡國坐制千里得保障今
方尚體尊而兵分于各道帥匪長子一國三公之謂

何此其難難在牽制上谷密邇照臨世稟約束然緩之則恣睢而懼爲禍孽急之則侗喝而懼爲難首卽邇者虜封若就若不就端倪可睹矣此其難難在調停自雲中受款貢市通矣罷戍徹防虜使闌入不得問我重挑釁首難之戒而彼縱其谿壑虜欲無饜歲額不得不渝怡怡燕堂安所恃以無恐究方略察堅瑕審便宜議徵繕于以佐督撫而率百僚不遑蓐食此其難難在控馭夫前所難在疆理不效則以官殉今所難在要害不效則以身殉而國亦隨之執秩者之遷公豈無意哉公赤心白意不競不絀薄以先聲運以壯猷借前箸而鞭箠使之無不聽命又何足爲公難曩者先臣晉楚於越諸公莫不從上谷起相繼踐本兵都督府爲一時名臣以公方之豈不恢恢乎游刃有餘者社稷之伐將在今日候無厯厯以一郡之難稽公也且公雖往繩墨具在郡邑相維若綱之有紀公在上各指在吳也業任其難之難者而吳之難有五邑處分任之又何難焉君侯勉矣于是賦崧高之七章以頌公更賦甘棠之三章以告諸君侯且謝不敏

郡侯劉海與入覲序

今上萬曆之四十七年海內清晏郡邑之長復當
受計于朝蓋治有虞氏肆觀輯瑞遺意而其法亦不
過考績課功明殿最行慶讓而已先是九月郡侯海
輿劉公以三載績滿署最考上之司功氏爲天下治
行第一也者戒朝車赴闕廷公之言所宜敷職所宜
述者業已載之司功牘無煩更僕數而 天子坐
明堂獎羣吏公首以廉能應格其所爲賜燕饗賜璽
書賜裏蹄織文之絲不問當知爲公其所爲優進九
卿三事越格超異以聳動銅墨亦不問當知爲公吾
儕縉紳卽愛公戀公必不能奪公于國門之內而固

留公復借公則何能無一言以申繾綣之意蓋公之
考績也孫少宗伯以精神之說挾公之微纒纏乎其
詳言之矣余不佞請以體要識公之大可乎夫士君
子以德量函蓋區宇必有敦重凝遠之體然後能爲
國家暢淳風養元元和乎之福古大臣若昌若勃若
舒若允其發精似拙凝神似遲安和詳慎似緩輕俊
或易之及當危疑之局迅捷撼頓之會從容談笑坐
而策之所稱維風穆俗理勢定傾者必若人而輕俊
弗與焉蓋物情糾雜在靜填之不在纖詰之詰之則
事多而患滋填之則務省而民輯凡治皆然司牧尤

甚漢人有言太守吏民之本矯枉太過則弊他出公
涖吾常三年矣立叅表秉平鈞操巨括持太阿不解
紐不緩轡不束濕不急絃不齒腐肉不舍太觚不伐
條枚不辭錯節故謂公而必如邳暉之面斥官長朱
暉之疆直自遂季布之召對直陳于仲文之不避刺
史岑熙之剪蠹芟棘龐參之拔大薤矯援上而爲陵
上去要民而爲厲民如是可以博名高而公薄之弗
爲但見其澄如穆如平如衡直如弦信如四時和如
春臺明如日月仁如雨露一進止一嘖笑必莊必慎
文足華躬居以樸誼足籠世牧以卑殫衷壹慮惟民
隱之是恤煦嫗噢咻怛惻孚尹真如呼吸相通痾癢
相關手足腹心之相顧甚者回天反日之誠祈霖霖
降捕蝗蝗絕原田每每之間幾槁復蘇而務煩機湊
應酬旁午凡人所豫不能儲卒不及辦者公直以坐
嘯畫諾應之而民之食德蒙庥如怙冒于光天化日
之下不知其誰之爲之者蓋公家世清白性資仁厚
有以養其休休有容之量汪汪不淆之度肫肫懇到
之衷平康正直和以天倪如殷帝含光剴剴無前形
景泯絕有才之實而不居才之名又如萬斛之鱗鴻
艦鉅軸望之嶷然益之斛千而蝕水不加咫又益之

斛千而蝕水不加尺有才之用而又得居才之體則
公所爲器大而其載弘也書曰明作者有功惇大成裕
汝永有辭夫明作者精神之謂也敦大者體要之謂
也兼而有之乃可以有辭于永世非公其誰哉公行
矣有如 聖天子嘉公廉能優進九卿三事入叅
廟堂碩畫吾儕一方何敢私公其或念東南重地非
公莫能填撫授節鉞而進中丞慎始克終道洽政治
繫公是賴則吾儕所謂固留公復借公者庶幾有日
去則繫思來則翹跂朱旛皂蓋翩翩然復惠吾一方
而因以建東南無疆之基則亦有無窮之聞公其能
恣然無意乎哉

郡侯劉海輿榮滿序

代

爲政者之治行爲政者之精神是也精神不真卽令
希勢巧援以養聲譽之實立而敗耳間有喜功趨事
急見其奇躁率之過還歸弛廢矣唯是介以立其基
仁以含其意識以精其察幹以妙其施而要其精神
凝結如戶閱而人蒞焉而有欲必謁有苦必訴如鼎
象而鑑懸焉而無形不列無僞不照夫乃上可對天
子下可對士庶自來碩人偉彥化洽一郡究至司軸
秉鈞功被天壤特分廣狹而不分偏全此物此志也

郡大夫劉公其

元乎公用春秋成進士高等居官

輒以賢特聞尋

留都秋官郎一時英俊推公冠冕

會常郡侯闕常之士庶引領曰安得是家有治譜者
天哀吾常而賜之神君歟蓋公賢聲旣四馳其大父
廣南公奇廉異惠黃人尸祝之故云已而常果得公
士庶而後喜可知也人人加額矣公今且三年奏績
所爲諸中丞御史監司使者諸薦疏與書相勞不下
十數治行具是矣是將何道必獲乎上也章縫之士
口誦古先而身自菲薄冠履不衷轉相慕效飛揚囂
諄長此安窮競進孔棘走倖實如鶩雖戶說以渺論

慮不能化何以令心于回道于嚮乎俗故多橫少忍
一朝之忿忘身及親不遺餘力而爭勝雀鼠矣呼盧
鬪采蟻聚景附什伯羸之頃刻負之將罄產赤身而
不悔擔石之儲不謀而謀口體之奉曳綺饗膏耻樸
淡以相戒其給無繇小者探囊大者乘墉矣訟衰俗
淳何以幾焉利不在則官急而吏緩利在則官緩而
吏急徃徃盜弄威靈恣厥溪壑其于主錢穀尤甚大
司農督逋之檄如雨顧邑中奸胥僞符侵冒有啖至
數千金者倉吏則計前羸抵後折蓋公然果腹莫可
窮詰郡當水陸衝所過使者舟車若衛若織小民脂

膏三以媚諸貴從之縱橫而七以快積猾書之攘攫
有司何得不憂無米炊也督捕之任郡有倅邑有丞
復輪一郡首領尸之彼衙者何顧何忌而不鳴張虎
視况卽額設捕役盜何必獲獲何必盜江南故無螳
忽而飛渡易種焉毋乃天因此一方向非側身修行
毅然引爲已辜螳可盡乎血氣用事者聚而結私黨
所在不逞尤而效之一旦互起相奸孺子人井曾是
不休惕惻隱乎哉故事投批請印者墨字硃判宛然
則印發無難色一受蒙蔽到處供網羅矣商逐什一
慮非顧害也奸徒翼而鄉導幸則利人其橐賤則商

俱其禍且笑及荳屑幾同竭澤不可得而盡觸不可
得而少寬乎感發粟烈之候有道殪焉何以免暴露
東魯薦饑流離之輩半鬻妻女或居其奇貨販而娼
之矣誰非良家子其忍使人盡夫也凡此者公所由
爲治行者也公固以士不寧惟摘文揆藻之務尚而
隆親敬長逡巡禮讓棲玄葆素愛吾鼎而不敢輕動
爲急乎夫然後月省季試獎進其純篤而誘掖其不
逮也小民顧親始顧身其喜爭習奢輒觸罔抵禁大
率不孝一念引伸耳吾爲提其本原耻且格矣若待
其麗于罪而姑矜之則已晚吏相與翫法卽隨翫隨

覺用能一炬徹其重陰孰與曉以性命示法必不可
骹且倪剖竇剔示法必不得骹足寢邪謀彌侵弊乎
且迺公公費不給未嘗輕假俸金佐也贖鍰自積穀
備賑外未嘗餘寸鏹也錢穀出納未嘗不痛絕其纖
重而纖輕也不身樹之鵠乎夫惟酌勘合之應付而
夫數可清也夫惟親應付之印票而侵賄可遏也夫
惟一印票之掛號而銷筭可明也毋寧使有司稍開
其眉不願作諸積猾書牛酒費矣省一捕官卽省一
捕役嚴一妄捕卽救一妄扳所不至緝人刀俎平民
魚肉不則數百十金之家不立蕩爲妻煙者與有幾

蝗未生圖之豫旣生董之餘復生速之殲嚴則躬寬
釋囚畜鹿費幾何罷而以其米易蝗其以實不以文
類此田祖助之畀火不吾欺也株連蔓引則懼及善
人刑一警百非以勝之將以安之也深情而入望而
知其奸毋乃神告色授歟漏稅有懲固商是保全匪
苛計矣歛從其薄佐國家弛禁美意抑何厚也澤之
所濡及于枯骨俾鬻者保其性命所鬻者猶安于侘
儷良以非是卽助天爲虐耳凡此者公治行所較著
皆公精神所凝結也所爲諸中丞御史監司使者諸
薦疏與書相勞者如是是公所爲獲乎上有道上可

對天子下可對士庶者耳余嘗稽古循政或著聲于
勸教或覃惠于化訟或肅紀于馭吏或秉粹于飭躬
或稱神于摘奸或推恩于通商或竭誠于弭災或波
濟于流殍若介若仁若識若幹得其一端已稱天下
治行第一公乃都而有之豈非天哀吾常而賜之神
君歟古良二千石多至卿相者無暇泛引如盧子和
僕射非治常有政績者乎蕭履初平章陸宣公不云
刺常治行清貞乎姚元之開元名相史亦稱其爲常
刺史有治聲斯其精神凝結宰郡宰天下等耳公之
精神凝結自始至迄今奏最三年一日也則自今郡
大夫至異日爲卿相其精神凝結亦猶是也蓋沐公
治行者士相與歌舞于庠民相與歌舞于里吏相與
歌舞于舍賈相與歌舞于途而鄉之縉紳相與歌舞
于朝堂之上山林之下余爲次其大凡于以見公之
能副士庶引領加額者如此

郡侯劉海輿壽冊小序

郡侯劉公起家鵲山未及壯而通籍三十而掌邦禁
四十而專城涖吾常暮月而政成再暮而民和會歲
旱蝗大起侯率庶尹步禱得甘雨懸格捕蝗以身勞
之車轍徧窮鄉蝗望風而遁不爲害歲乃有秋其他

德政未暇更僕纓指而于六校士廣厲勤課月有試
試必簡厥良樂育之龍城社或有留良逝校邁拔之
不少厭以故士無不翕然嚮風斌斌然慶有造也時
維仲秋日躔壽星之次適當侯覽揆之辰都人士喁
喁五穀熟六府修其惟今日畢以縫衣及門請爲君
侯壽閤者不得請則楊生惟醇介余兒子某某退而
造不佞願藉一言爲先談余惟今之稱壽者率更十
年爲差由艾始壽以及耄期願必得一當而後成
禮姬公以弱冠壽明辟不惟其齒惟其人侯齒踰疆
者二未艾而冠諸侯諸士之請爲侯壽亦猶行古之

道也不寧惟是詩詠棫樸本于壽考作人詠泮水頌
其永錫難老至于闕宮一篇俾熾而昌俾耆而艾如
岡如陵萬有千歲其言壽者甚備侯甫下車嘉惠髦
士薪之楨之惟恐不及威儀敬慎克廣德心邇且增
修泮宮新廟奕奕凡茲濟濟多士望棫樸而懷追琢
采藻芹而思色笑覩徂來之松新甫之栢而願君侯
如茂之祉寧獨非人情也歟哉諸士躍然喜曰吾儕
小子旅進爲壽不敢以幣不能以文竊效雅頌之遺
各爲詩歌以彰君侯作人之美庶幾乎弗克違請藉
之以抵司閤謹待命

崑山令王止敬榮滿序

歲辛丑余始釋褐試政秋曹實與同籍王丈止敬爲同舍云余之獲交于止敬非一朝夕乍接之溫共委蛇令人願親旣而慷慨任赤洞見亡隱久之上下論議沉深當于理可信也會尚書宜讞決諸論死未蔽法者尚書郎先有所亭平上之輒以副墨藉手諸進士進士甫離疏謝筆楮斤斤自多且委頓于奔走靡不等之具文輒復假胥吏手乃止敬獨謂余曰斯民命所係敢不盡心焉是亦爲政試之謂何肩一室手自讐錄竟日弗勑卽抱案覆出而人莫知也余又竊

睨而心儀之曰夫夫也其奉職之慎也集事之勤也用心之密也異日者獲宰一方豈難剗繁劇遺艱大哉且安得江以南南若吾三吳巖邑得借止敬一路德星臨之爲桑梓禔福也已而止敬格當得令令中州之靈寶余不勝怏怏亡何政聲蔚起入受計以最特聞主爵者謂靈寶不足以當牛刀適崑令闕移治崑靈寶之士若民如赤子之失慈母遮道擁輪車軹不得出而崑之士若民其徯後之喜可知矣今茲四月當三年報政之期部使者署最績書上考將謁司功氏而奏之闕下余友沈君伯和署崑之教事余間過

從抵掌齋頭談止敬治行甚悉余曰嘻微君言余已識之早矣蓋余嘗謂元元之命寄于守令其望仁也若農之望歲而守令之爲政亦若農之服田田之害三三而有一焉則蠶鹵莽者不力不力則害耕污萊者不蠲不蠲則害植欲速者不達不達則害成三害去良農不易田而登三事修良吏不易地而治止敬之甫蒞崑也邑賦長適當踐更黠胥往往上下其手以爲市而關說者亦多借之以行私乃一切絕請謁稽成冊參輿論盱不遑食靡牘不親斷而行之貧富稱便矻矻乎其力矣吳俗澆弊民多囂訟止敬以片

言折之彼辟此衷不待竟輒辨間得其情付主者聽息卽辟者亦不盡傳爰書以故獄鮮輕繫曹鮮滯案羣吏洗手奉法兢兢乎其蠲矣春初躬巡阡陌勸農桑濬渠澮以防旱潦間與縉紳先生還往必以禮待博士弟子俱疊疊有恩暇則課經莧討論政事克然若有得也保惠教思從容在宥此之謂達非速成矣修此三者比及三年歲至而畚日至而獲民始望之如歲今怙之如坻如京植嘉生而薦明德固其所也旣勤敷蓄逢年必稔卽賜金增秩亦何足以報大獲哉乃余嚮者謂止敬奉職慎集事勤用心密三長備

矣伯和曰固也歐治鑄劍再試而後不疑于利鈍伯樂相馬長駕而後不疑于駑良漢召卿翁初補穀陽長尋遷上蔡薛贛君初爲宛句令已改長安其後召列九卿薛至丞相固自歷試長令始也侯經術行能駸駸駕召薛而上之而又歷試巖邑所至有聲批窾道卻恢恢乎其于游亦有餘地矣崑實徼天之惠獲有君侯靈寶之怏怏不後于子侯之去靈寶亦猶慈母免赤子于懷卽愛吾崑又安能遽忘靈寶哉異日侯且陟通顯爲卿相吾二吳安得卒以一境私饗侯也子之知侯以一見決而侯之得民以再試効子姑

序之而并存余言以爲安民知人者券不亦可乎博檀君某石君某喜相謂曰是也命諸文學籍之以需後命

邑侯晏懷泉膺召序

我國家令甲首嚴吏治遴選以進士高等佐郡理領邑符居久之遴其尤卓異者下尚書尺一徵之以備臺垣法從之選而爲郡若邑者亦爭自淬勵以希殊典籍資待次計日月以爲差若取左券無弗訓也邇者天子稍厭薄耳目公車之牘屢格不報卓異之吏有積資至六七年及八九年者人情壅鬱吏治幾于

情竅主爵者曲爲調停請以諸曹郎徵入待次以疏
淹滯以需異日耳目之選于時連茹而征者百三十
餘人而吾邑侯晏公得比部云公之爲邑幾七年所
精白淬勵久而靡勸無論治行稱天下第一卽積資
累勞以日月計江以南無兩總未縣而通計之指亦
不四三屈而得比部何厪厪也蓋聞命之日邑之人
勃然而駭僕然而疑聚族而言人人殊其不知者曰
公胡以比部也廟堂堅久任之令要在繁簡異程衝
僻異域吾邑之難倍他邑公焦勞期會視疇昔其倍
無央國馬而齒鴈行誰當上駟公胡以比部也其如
者曰公胡以不比部也輪囷爲器根抵先宗無因至
前夜光按劍公樸守澹衷其政悶悶旣鮮貴援寧必
善地斯亦拙者之效公胡以不比部也孝廉孫君元
關介余弟世于魯于信于儼然造余請爲宜僚以解
兩家之口余曰不然世儒論治猥云任德不任刑治
莫盛于虞周禹讓臯陶首推種德受嘉師作元命呂
訓三致意焉繇斯以談刑不後矣比部奉三尺法視
諸赫赫者無寵靈要以簿責五辭提衡兩造惟良非
佞惡在其爲易稱且比年邦禁弗戢妖孽晝見聞釁
發難直將首履而足冠而又楚氛不靖爰書未平藉

令從而史之大獄具矣主上天威叵測緹騎琅當旁
迕四出淹園扉而囊三木者求爲鬼薪而不可得明
允謂何任職而職修象刑而刑錯厥有逸罰又惡在
其易稱公仁人也豈弟之德斯民實父母之而爲一
邑則衆父母也爲天下平則大父母也且公蒞事久
吾黨習見習聞以撫字則勞以愛養則備以敬教五
教則平易近民熙然如登春臺陶然如飲醇醪依依
然如赤子之戀慈媪視毛擊鷹舉者逕庭矣然謂公
而附麗于法之外則有所不忍謂公而骹骹于法之
內則有所不敢謂公而絕人樹名峻城府而爲局爲

鑄則有所不屑謂公而違道干譽改儀度而爲谿爲
谷則有所不可不察九淵吞舟不漏不程九鼎闕說
不行甚者劇蠹尾跋狼胡亦弗遑恤孰謂公仁人也
而三尺如彼一成可易乎哉公行矣出爲良吏入爲
良士舉其試之邑者獻之廷斯其利社稷保黎民者
弘多矣臯呂不薄無寧薄比部爲也且主爵者有成
言矣上卽直聰明寧廢耳目毋亦姑納約焉而永鑑
具在久當不爽比部胡足以限公也公聞之而矍然
曰又不然謂胡以不比部者有比部也謂胡以比部
者以不比部有我也不佞奉職無狀不能修衆庶之

和然惟是右衷左辟罔敢不盡心焉視一邑與天下平無廣狹也視臺垣法從與他曹郎無散要也比部何損不比部何加焉邑之人諾諾而退諤諤而有後言吾儕小人何能以涯涘測公知比部而已矣余曰三代之直道在民雖其持論不廣秉爨則同德降而懷獄成而孚雖皋呂奚讓丘里之言容可廢乎諸孝廉曰然其勒諸帛而前載之以當負弩不佞敬諾

母舅二思毛翁七十序

吾母毛宜人以巳亥冬躋六十舅氏二思翁命其子走白下乞言于宗伯萊先生以爲壽製錦焉而張吾

之堂吾母忻忻加七箸焉越二歲爲辛丑舅氏躋七十則又命其子曰吾無所庸輦上貴人之言有言焉卽野而鄙寧徵賤也吾無所庸藻績琬琰之辭有辭焉卽朴而訥寧獻規也吾無所庸輝煌金碧之章有章焉卽楮而墨寧崇儉也是時某倖通仕籍需次都下竭其力或可乞言于公卿大夫若歌誦叙記以爲壽而重違舅氏意弗敢也又越歲爲壬寅某承人乏奉明詔于四方星輶過里寧吾母于堂將謁舅氏而進觴焉某卽賤卽不文卽儉無以爲悅其何敢忘規而不獻一言以爲壽蓋聞扶輿之秀有蓄必洩而當

其凝聚鬱礴元氣未散故宇宙太和造化麗茂日星
川嶽無驕伏童涸而人生其間歷歲久者百千萬億
而不化乘雲天襲氣母而以八千春秋爲小年彼其
人寧知所謂壽迨世華人易而札厲旋生詩書所稱
始有所祈黃耆壽平格之語以爲祝頌而不可必得然
其所謂長且久者亦不過中身受命享有百年而已
無亦氣化使然歟及觀元命苞苴狐北有大星爲老
人見牛女分江左多壽考乃自司馬晉都文士鉅族
躋貴顯者往往不敢望下壽說者謂土輕水柔體薄
而侈用之則知扶輿之氣難厚而易薄人之靈承受
命者毋濫其淳毋多取其精而見造物忌亦永生久
視之道也舅氏自王父古菴先生以禮起家世敦讓
力行孝友而吾舅氏五兄弟爲最篤無論庭闈中雍
雍秩秩元氣在握無好猶離合之端他如徃役應酬
門戶生產力合而不見爲勞財合而不見爲費登其
堂如登春臺而游華胥若吾舅氏尤伉爽簡直無脂
韋之色纖儉節縮無華腴之奉而睢睢而盱盱無譏
讒揆枕之機心與事此不亦邃古麗茂保合太和者
哉某請無論世事俗流失而民澆漓遠不能及曩初
卽吾舅氏家事其所耳目覩記者一二十年以來較

吾舅氏五兄弟隨肩頡頏時奚若戶口無析乎田畝無稍挫乎昆弟無交瘡乎婦姑無勃蹊乎諸父及子姓擊曲偃僂謏恭敬無貌侈而情恹乎應酬遺問無分彼已乎徃役踐更無後先乎衣無華食無旨乎夫以氣化寔薄而受命者又沿其波而決之不趨于江河不止又何怪乎爲造化畸而難老之稀稱也舅氏今壽七十矣言必微賤無擇貴必獻規無導諛必崇儉無作奢年彌高德彌邵元氣愈固取精愈齋此其凝和聚順永貞弗替卽日升川盈又何足爲舅氏量哉舅氏其歲歲加七箸保有道體爲毛氏表儀俾諸子姓若孫子還復古風以無忘古菴先生垂裕之意此某之所爲祝不敢忘規也舅氏曰吾視而母宜人九年以長而母稱宜人貴矣而衣不襲帛食不紫肉訓子若孫諄諄孝友敦讓猶然古菴先生家法也庚九年而母且七十吾且八十若九十若百邁進而交相頌焉亦吾志也而小子受一命庚九年積資累考或微顯融得無以貴而諛我乎小子識之無忘其初某拜手且謝曰敬佩舅氏之規以復吾母

母舅二樂毛翁八十序

歲巳酉余母太宜人壽七十余以宣雲之役弗獲稱

觴膝下不勝靡鹽之感越明年庚戌母舅二樂翁壽八十余且及瓜矣將歸而觴吾母以及吾舅而太宜人則先期戒余曰吾無所事兒觴兒其擇一言以壽而舅十倍于觴我也余謹受教曰唯唯兒試言之而母擇焉夫世之稱壽者侈譚長生久視大都養生家言儒者所弗道自宣尼發仁壽之說學士雅稱之而有若氏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子輿氏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夫生生不已壽之源也手舞足蹈至于不知其然而

然則血脉自通精神自固烏覩夫熊經鳥神鴟視虎顧之足爲長生久視也者善哉乎有若氏之言仁子輿氏之言仁壽與宣尼之指相發也且夫壽者神所貺也孝弟之德通于神明其何仁之不壽余益于母舅二樂翁益信云舅家世自黃門古菴公以理學名世以忠直立朝又以禮讓教家其子姓之逮事公者孝友嫻睦循循敦仁尚義自學古公而下丈夫子五人爲尤篤而舅其仲也舅早失學古公事母陳太孺人甚孝會太孺人病痿在牀蓐舅從長兄百忍翁劑藥餌量糜肉修顏色而遞進之經月不解衣帶太

孺人因霍然起享春秋最高舅之鄉素工攬抄百忍
翁少爲怨耦所齟齬舅赴其難晝夜徒步三百里足
繭而不知憊至其析箸讓產田疇取其硤瘠者廬舍
取其湫隘者僮僕取其老窳者又其餘事也舅蚤歲
爲博士弟子有聲數上京兆試弗言人成均婁試又
弗售舅嘆曰吾所爲兀兀伊吾童習而白紛者豈榮
肥是膏糞一舉爲二親光也吾旣不能與造物爭而
獨不可破吾產以酬吾志乎于是盡廢其箸又稱貸
而益之以貲入爲武英殿秘書郎他郎多統袴子相
習爲淫汰舅又嘆曰吾所爲碌碌奔走卑訾而儕俗
者豈輕肥是騁糞一命爲二親顯也蹴躐長安中數
米而炊挾刺而走更衣冠而入直如此者凡六載兩
考蒙 覃恩授徵仕郎贈學古公太孺人如其封煌
煌 綸命賁于泉壤而後舅之喜可知也于是飄然
拂衣上書乞骸骨歸歸三年而舅且稱八十矣夫舅
之自少而壯自壯而老寸積銖累宵經旦營所以有
其家而終不自有以佐 國家之急蓋其顯親一念
真可動天地通神明夫是以天祐之而神貺之得位
得祿得名得壽今且大耋而精神愈王視聽不衰如
五六十也者由此而躋期頤百歲未艾也舅之自號

爲二樂其亦樂斯二者而存弟之所蹈履生于心暢于四肢惡可已之真機寧非仁壽之左券乎嗟嗟世衰道微俗流倫敦勢利熏心愛弛骨肉其享千石而不捐半菽者何可勝數無乃爲天之戮民故舅之德若勤若儉若謙若慎若純而一亦未暇更僕而余獨論著其存弟之合于仁仁之合于壽仁壽之合于儒行合于聖言以爲世規度幾世之自愛其生以求長久不化者其亦有感于斯文而油然而生存弟之心也夫余母聞之曰兒之言其猶孺之慕也兒力行之可以順親可以永年吾且歲歲加七箸焉而矧而舅其亟登之簡以佐吾觴余謹受教曰唯唯

外舅毅齋蔣翁八十序

萬曆歲在庚戌吾邑縉紳先生稱八十壽者一時兩人爲余母舅二樂毛翁及余外舅毅齋蔣翁兩翁生同月先後僅四日居同閨左右僅數武而兩家之子姓族戚姻姪與士大夫持斗酒侈詞誦合樂以饗之者踵相接聲相聞也余小子某旣奉太宜人命擇言以壽吾舅稱甥焉而謂吾館甥者吾亦謂之舅則視外舅翁舅也余又烏能以無言蓋嘗揚榘于兩翁之所以壽而和知人之得全于天也中庸言至誠無息推

本天地而及山水夫子論仁智曰樂山樂水又曰智者動仁者靜智者樂仁者壽夫天壤之間峙而爲山流而爲水孰非大塊精氣所凝結而凡人得其一體仁見之爲山智見之爲水皆可與天地同悠久而無疆乃毛翁得其動蔣翁得其靜今並躋大耋而閱閱相望也精神相埒也儲齡引笑編緜未艾相若也奚以明其然也請先言毛翁毛自黃門古菴公以忠諫理學起家業故儒也吾舅習爲儒朝于經暮于史學有餘力則以治生而內政不及惟房外政不任臧獲捋茶拮据以一口兩手躬親之蚤作晏罷亦旣勞止

而又攻苦力學戰于章縫繩墨之場至老不休而又戩更徭役應酬門戶幹蠱視履罔敢越佚迨入貲爲却已及懸車之年而志氣不少衰息夫非以知爲體以動爲用者耶余外舅蔣翁則不然翁世傳九侯族甲一郡科第蟬聯鵲起業故不薄翁幼稟羸弱篝燈伊吾與藥鑰相隨不暇問家人生產一切舉廢盈絀牟鉅程羨及米鹽絲枲猥冗瑣屑諸務闔以內一聽之憚恭人而什者出之一者息之外任紀綱之僕特不假乾沒射覆而亦未嘗數爲訾省故翁得耑精保神養其身以修業綺歲登進士第由縣令陟郎署敷

歷臬憲所至仁心爲質以寬恕廉平爲政與民休息
蠲煩滌苛優優乎靜而理也計其倦游解印綬歸年
未及耆迄今賦考槃歲二十而加五矣居恒杜門足
不履戶外守令騶呵時時式其廬鄉縉紳衿裾有事
推翁爲祭酒吉凶之會以爲醵首翁不得已一出而
應之旋扃其戶或治園亭疏池沼時曳杖逍遙其間
從蒼頭兩三人門無雜賓雖有求羊莫闕其徑又或
肄歌兒以自怡徵聲不必色徵藝不必角顧曲不必
不誤取適情而已內而家庭有勃谿外而閭閻有車
上僂小不獲意置之弗問而其所遭骨肉坎坷感慨

牢騷之境與夫族屬往來投赴緩急損益之事漠然
弗介其意人望之以爲木鷄過其里以爲畏壘而翁
且睢睢盱盱卽欲伺其隄羨厭斲之端而卒不可得
則豈非杜德機而致虛守靜還返其樸者耶夫渾敦
不雕易完也簡澹不奢易足也動恐不入易堅也固
嗇不漏易永也此皆老氏之所寶以爲深根固蒂長
生久眎之道翁之壽何疑焉若水流不腐樞運不朽
毛翁得之于動與翁之得于靜其理一而已矣而又
何疑焉夫古之善言壽者莫備于詩曰如川之方至
言水也余以爲惟智者得之曰如山如阜如岡如陵

止園集 卷之五 三十一
言山也余以爲惟仁者得之又曰如月之恒如日之
升則盡乎天地之用余以爲惟至誠無息合外內仁
智者得之小子某遂忘其不斐次第其語竊比于詩
人以爲外舅壽而并以壽吾舅兩舅氏其亦舉酒相
屬忻然而醕吾之一觴也耶

雲河馬年伯七十序

當嘉靖辛酉先大夫雋于鄉維時邑同舉者四人隆
慶辛未對于南宮維時邑同舉者三人迄今垂四十
餘年強半謝世而歸然獨存爲魯靈光者于鄉籍則
雲河馬公南宮籍則凝菴唐公指蓋不數屈云先是

萬曆丁酉唐公壽六十余小子嘗稱引方叔元老事
爲酌者先公加七箸茲丙午八月九日馬公壽七十
而唐公適以是歲起家南奉常駸駸柄用余言且爲
券而馬公則先期戒余弟奕曰余隱矣焉用文將無
所事而兄言卽有言焉而在鄉言鄉其無所事貌言
以諛我余弟郵而致之京師余聞之而蹶然曰有是
哉公將岐出處爲二而謂鄉國有殊操乎雖然公之
深于世也而言若此必有以也姑妄論之而公試擇
焉蓋自古稱風俗之美必始于鄉而君子之用心每
依于厚故稱立朝以正直忠厚爲本而至于與鄉人

處有孔子之恂恂不能言而已柳下惠之由由不忍去而已豈非敬恭桑梓獨以忠厚勝而正直顧不可施于鄉歟老氏言處其厚不處其薄而朱公叔著崇厚論以挽世之澆漓要亦仁人長者之用心也迨漢之季諸賢廢錮士大夫高其姱節更相標榜遞操月且于鄉雖其意在激揚而臧否太嚴公卿震駭卒激而成黨禍此非獨縉紳之不幸抑亦風俗之薄矣嘗聞陶朱公有二璧色相若徑相若而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側而視之其一者厚而倍故價不相若也夫厚之不等于薄明矣君子宜何處焉公爲人仁心爲質絕無町畦城府望其居若畏壘接其論若無懷葛天之民間人一善事喜著眉宇津津口之不置一涉是非臧否輒掩耳避之令葛谿民懷豈弟尸而祝之不衰及謝政歸與二三耆英結社高會雅不善飲飲必齟間佐以歌舞陶陶焉暢人我而後快不杜門而靡私門不絕跡而無僻跡口罔擇言身皆矩行其忠信篤厚使儂薄者卽之而意消至其撫諸弱弟若慈父少長于兄儲廩廩之置室室之延傳傳之不自知其力之竭也此又公之孝友出于天性其所薄者厚而其所厚者可知矣敦倫累善好行其德豈與夫天

資刻薄者同日語哉易有之曰君子以厚德載物而
又繫之坤曰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夫無疆而曰合與
天悠久無窮極也老氏之言大抵原本于易而和光
同塵抱一處和深得厚載之旨長生久眎出函谷相
傳以爲不化公之載物厚矣無疆之祉又寧有涯涘
哉語曰報報之反墨墨之化螫人者人必螫之菑人
者天亦蓄之其事好還不爽毫髮以公之厚施無論
烝民載德而天之所以報公者俾爾昌而熾必于其
子孫無疑矣唐公行且登朝操其厚而濟之以正直
公今優游鄉里歛其正直而一歸之于厚周公繫鼎
上九曰玉鉉大吉無不利而尼父翼其義曰剛柔節
也余小子竊于兩公有厚望焉而又何幸當吾世講
並得之也公試舉斯語而質之唐公唐公必且聞之
而颯然曰有是哉小子識之其庶俟一年而修易之
辭薦一觴以觴我余曰唯唯茹受簡于余第奕以胥
後命

封侍御湯簡菴七十序

往湯子伯閣以循良高等奉尚書尺一徵人待詔輦
下者凡再閱歲則時時策羸馬蹶躡長安中時時念
其兩尊人甚也曰臣不佞治邑無狀業已免赤子于

懷而進無當于獻替退不關於與除孰與熟菽水而進之吾尊人者相响嫗于五畝之宮足樂也蓋未幾而聖天子曠然明目達聰拜伯闕爲侍御執法殿中貴重矣則又時時念其兩尊人而不得遂曰臣不佞微上寵靈授之喉口宜傾血誠盡職官下且爲人臣業倍親而致身于君何敢自愛孤圭爵深恩爲會是時朝政紛沓區黨橫分伯闕握白筆操皂囊砥于波蕩展咤而霆迴矚而電至于齋心校念矢天日而食爲變其移孝可知旣出行部按雲中滿且代移按閩而畫錦及于堂庶幾効一觴于兩尊人而後樂可知也迺七閩之縫掖跂而待臨枝墨綬翹而待殿最赤仰而待潤澤矣其尊人簡菴翁年已六十而加九日進伯闕觴懽甚酒酣則又召伯闕語之曰兒謂依依膝下奉一觴足怡悅我我垂白豈徒借若柱下章服榮謂兒上奉天子使能不負下不負我所以教兒者乃怡悅乃榮耳且不聞養志之說子輿之賢于其子元僅一酒肉豈謂黠也理春服與六七童冠浴沂咏歸而其志僅僅飲食之微耶無亦孔子所言立身行道揚名以顯父母而後謂之孝以其爲父母志也春秋之世士大夫苦于行役闕供養感而賦靡盬

之詩夫獨非人子乎哉蓋簡菴翁所以語伯閔者如此夫爲人臣子幸而值倫常之合出而稱臣入而稱子而靡有憾旣不然而握白筆操皂囊待命司馬門三日不報且無以進七箸令鼻息自如者身吾君有也非吾有也昔有捧廬江之檄而色喜者孝子哉君子以爲猶養外也而矧于一觴蓋簡菴翁之所爲義方不在名而伯閔之所以承志者不在跡故余之壽翁不以頌翁而歸之伯閔亦以翁之所爲壽者不在翁之年而在伯閔之所以自樹善承翁之志也伯閔按閩之明年丁未翁登七袞其懸弧之辰爲王正之上元日而文成于丙午冬長至日不遠三千里而致之以爲翁壽蓋余亦待詔輦下馬骨已高不遑將吾母太宜人而念之甚者也

雲河馬年伯八十序

嘗聞春秋元命苞曰嘉置弧北指一大星爲老人星治平則見見則天子壽考國祚隆昌常以秋分侯之南郊而爲保童氏之說者又曰老人星見牛女分以故江左多上壽云今歲丙辰雲河馬翁稱八十而其懸弧之日爲八月秋分前之二日又爲今天子萬壽節前之八日通邑縉紳先生相與歌而祝之而徵言

于余不佞以侑酌者余惟世之治平恒資翼贊願治
之主無遺壽耇三老父事之五更兄事之三公設几
九鄉正履安車輓輪送迎至家故詢黃髮而罔愆祈
黃耇以馮翼用是物也而不然者生太平世爲快活
人當中和天同樂易友而且鼓琴讀書以咏先王之
風明先聖之道藉有一二者碩卓然領袖令後進者
聞風而嚮往茲獨非治象歟翁天性凝重平居不以
色相親不以言自見乍交者以爲無大喻人久要之
而覺有異焉者始信九鼎力負千鈞弩不輕發不易
知也方其爲令削牘如馳發幽隱如照解焚應變若
刃游矢決乃惟不竭其智不殫其能日寬惠以慈于
衆衆稱長者躬厲清白不以一介自汙坐不善事上
官旋解綬歸歸而晚節逾勵與二三同志修講學廣
仁之會會之期整衣冠危坐辨析疑義竟日不倦從
口之所發而皆味言衛身之所應而皆矩行其忠信
篤厚使儂薄者矧然而意消旣喻者鄉大夫人人推
尊之而翁退然若行輩賓筵歲歲借以爲重而翁間
一赴之以示不敢當廩廩德讓又使驕汰者憬然而
色沮至若輕財樂施焚券已責與凡賑乏趨急讓產
割腴嗇已厚施大率類此積德累善自少至老如出

一轍晉人歌東先生有曰忝以育我稷以生何以酬之報長生我常之人德先生深矣翁今且開八袞而齒編貝而顏渥丹五官之用儼若少壯別聲辨色甘七箸每燈宵月夕徒步通衢倘佯自適健履却杖卽貽朋舊手書細楷莊嚴無一苟筆皆康壽無疆之徵也豈保章氏所稱上壽獨鍾于江左其說果有驗歟不佞數十年來藉翁以聞過而翁亦繆以不佞爲益友卽今躋公堂稱兕觥辱在臭味敢不誦所記以侑一觴夫成周盛時老老之禮爲之酒正共酒槁人共食羅氏共鳩外饗共割烹樂師共歌舞之事自天子之都降而郡國其尊于學者皆然迨漢小變其法然人主尚修袒割問道之敬于老更陳仲弓以一太丘長老潁川而守相于旄溢閭巷羔雁成群今翁之厚德自葛溪謝政歸不減太丘令而行古之道者抑何寥寥也惟是縉紳先生修洛社故事進一觴于堂下爲之詞以侈其盛而又不以頌而以規昔機汜年七十不釋恭爲魯君所尊異成回七十常恐虧節仲由稱首稱君子此皆翁之已能事也尚父八十傳丹書首稱敬勝衛武公九十日箴誠于國勿以耄棄余其切磋琢磨朝乾夕惕雖秉燭之勤不啻也翁其勉哉

更願吾儕交相倣以無忘翁廣仁之意語云恒其德乃恒其年又云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吾儕安畎畝怡林泉束身範俗矜式後進豈必盡登安車躋三公九卿而後能輔太平之治若天子萬年膺受多福卽草莽臣無貳爾心敬因壽馬翁以仲秋之分伺老人星于南郊以竊窺今天子萬曆太平之盛豈不休哉豈不休哉

蔣中復暨配濮太恭人偕壽序代

當余不佞成進士與荆谿中復蔣公同榜洎同官江右同徵召爲京朝官迄今里居垂三十年相善也其

後十年公之子鍾穎與余兒春先後接武起家修世講中以婚姻而侍御吳君采于有季女歸公之孫蓋兩邑三姓朱陳逋結如葛蘿之綢繆不可解良繇公之厚德載物不言而飲人以和故人人願託于肺腑之誼非陽浮慕附而已歲辛亥公始稱老拒觴者越乙卯恭人亦如之而是歲公之子再舉子公之孫始生孫實爲采于君外孫公與恭人稱曾大父母矣問太母之齒于支始周是烏可以無祝采于君與余兒將往觴徵言于余不佞余惟與公皆以詩舉凡關睢騶趾岡陵松栢之頌公所習聞無足謏聽而余竊有

感于公之出處與恭人之伉儷相莊有合于易道也
公初試宜春令稱循良徵爲儀曹郎有聲擢守建昌
稱良二千石而恭人以勤儉佐公清白無內顧其筮
仕爲觀之四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公有焉乃一
旦爲修郟者所中公怡然解綬歸以是非付之豈弟
君子而已其見幾爲豫之二曰介于石不終日公有
焉公居里有年數矣未嘗問田舍役役爲生產計而
恭人亦無媮簪美珥之飾體而按視廬畝無絲毫益
也其養恬爲賁之五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公有焉
公爲人子諒易直寡他腸遂絕務退讓聞人一善事

輒喜著眉宇自介士以至垂髫之童均與之講敵其
褻躬爲履之三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公有焉鍾穎
君舉孝廉攻苦力學旦夕搏扶搖而上公之家孫雅
秀而文望而知其爲吉人式穀似之其貽謀爲中孚
之二曰鶴鳴在陰其子和之公有焉至若義方垂則
禮度森然年朝節辰奉先朝謁拜跪周折不愆于儀
而恭人正位于內有靜好無戲渝其閒家爲家人之
父父子子夫夫婦婦而家道正雖然猶未足以盡公
也公之號曰復余請言復易卦六十有四而聖人獨
舉九卦以明憂患患天下之迷復也公今六十有四

適符卦數而見天地之心亦于此始天地之大德曰生有憐乃有舒有剝乃有復公不得于時爲陰所傷幾成碩果而其心熙熙郁郁如登春臺無一毫凌厲慘澹之色仁之脉也生之機也七日來復是爲天根萬物芸芸孳于此矣振振公姓適萃慶于公與恭人介壽之年天之意豈偶然哉猶未也公之諱曰震余請言震陽出乎震首居東方易主生生蓋生物之府也乘乾爲大壯乘坤爲豫正大而順以動天地且不違成功不居公與恭人是已其奮出爲雷爲火于卦爲豐豐之日中宜照天下文明以正其在公之子若孫乎以此而延世世其世可知難以保章測矣采于君聞之輒然曰辨哉其晰于易也其善頌也合于道也可以祝矣遂授簡于余兒春屬惇史載之以往

蔣熙菴暨配萬宜人偕壽序

萬曆辛卯余與蔣明卿同舉于鄉是年明卿舉女余舉子遂緣舊姪復締新姻迄今二十六年翁宜其婦夫宜其妻父母宜其子孫而余與明卿交好無間宜兄宜弟亦二十六年如一日也歲丙辰嫂宜人萬介壽宜觴先是乙卯明卿壽服在官政戒勿觴宜人難之曰奈何先觴我會明卿中忌者以單辭量移暫解

印綬歸適屆宜人設悅辰余兒與婦謀所以觴復難
之曰奈何先母而後父余聞而解之曰不然臣良壽
國妻良壽家行葦之詩稱酌以大斗以祈黃耇又申
之曰黃耇鮒背以引以翼南山之詩稱樂只君子萬
壽無疆又申之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豈非上之所
祈于黃耇者爲其引翼而君子所貴于樂只者作民
父母乃爲錫福之大乎哉且詩稱令妻必曰壽母宜
人勿以明卿之弗觴弁不欲觴也明卿之弗觴明卿
有所以壽者在也丈夫生而懸弧矢志四方其疴瘡
與天下相關其命脉與群生相縮未有民天札物疵
虐而可以一膜爲壽者明卿受天子民社之寄筮仕
中土貳守任城諸凡與民裨福爲地方策便宜者皆
千百年長久之計爲能奠坤維寧坎澤熙熙然登黎
赤于春臺之上社稷實嘉賴之而且無負國之引翼
而且無愧民之父母而且克膺天保之體祈黃耇而
稱無疆壽民壽國以還自壽其身無往非壽亦無往
而弗觴也者則又安所藉陳羔布雁獻兕觥而酌康
爵爲若宜人婉孌有婦德有壺範在明卿爲令妻在
明卿諸子爲壽母試更僕舉其概里居甘淡不欲從
明卿于官以爲廉吏累其能成夫子之清白也宜觴

綜理家政不煩譙督諸掌計井井就緒其能寬夫子之內顧也宜觴撫育諸郎玉之成立待前宜人所出視已子有加焉其能佐夫子之義方也宜觴居恒服不重帛食不兼味布衣草蔬安之若素其能表夫子之節儉也宜觴自歸明卿相莊如賓客無疾言怒色無冶容褻貌其能昭夫子之刑于也宜觴卽先明卿而進宜人觴亦明卿意也雖然明卿之壽國臣道也宜人之壽家妻道也猶之乎地道也地匪天弗承天匪地弗成悠久無疆乃利永貞吾聞嵩高維嶽是爲天中泰長四嶽首三公海岱都會命曰山東天之柱也地之維也明卿所履于是乎在以身則竅山川以政則襲水土深根固蒂明卿壽矣天引明卿以佚明卿不弛餘力而讓勞絳縣難老楚丘始壯卽涓叟翼周洛皓匡漢明卿優爲之衛風之抑豈有量乎觴可也余兒躍然起曰書不云乎天壽平格善言天者協諸地驗諸人大人之言壽廣矣一觴並進庶幾乎弗違請授簡屬序史載之以待命

馮母劉太宜人六十序代

萬曆丙午宮諭馮公正子當推擇主南畿試事而以母太宜人春秋高逡巡引卻太宜人聞之曰兒備官

宋侍儲幃鮮所獻納倘藉聖天子寵靈收一二賢雋以托于上臣之誼庸可辭于是公乃往既奏賢書之明年丁未秋七月太宜人壽六十而公之姦李在門薪樵在庭修髓羔雁之實在堂而後喜可知也公既奉太宜人命往掄士而又推太宜人之意以訓士則太宜人爲國樹人爲人樹軌者固已遠矣公之訓士者曰經常道也常士行也不常不訓不著于經不人所常不順不合于制夫常詎易言哉太宜人歸孝廉公爲後室實生宮諭無何而孝廉公謝世笑笑抱遺孤形影相吊茹荼含楚有非常情所能堪者太宜人闔戶垂幌稱未亡人垂四十年靡他之矢皎如白日而宮諭公亦順拂甘苦礪志潔束修愉色以奉太宜人懽昕夕匪懈左右無方也蓋聞之縉紳稱太宜人之節與宮諭公之孝蓋兩伯成云夫婦而節子而孝皆庸人所震駭以爲非常而以節還婦以孝還子常經也與婦言節與子言孝常言也庸人之所謂非常聖人之所謂大常也常則可以率性可以盡倫可以明經可以合制擬議成變化孝弟通神明公所爲訓士者固公與太宜人身常有之而口常道之寧以空言醮哉且不聞之易乎恒者常也天地之道恒

久而不已也太宜人從一得恒六五之貞宮諭公志異而震立不易方體恒之換則公之勲名高朗顯融與日月並照而大宜人福祉康強昌熾與天地同久豈不亦庸人所震駭而理之所謂大常者乎余不佞與季廉公同舉于鄉而余兒

微天幸獲廁

賢書爲官諭公所掄士則常之說固太宜人所樂聞不厭而余兒所宜永佩無斁者也故于太宜人設悅之辰不敢侈非常之說如所謂神仙西王母者以諛聽第稱引節孝以式天下之爲婦若子者而又以表公之爲天下士式者大宜人聞之戰然曰兒謹識之

吳勉齋七十序

吾幸而齒不衰若七十八十以登百歲歲修酌者辭而常之說常常道之可也

昔昭文鼓琴師曠枝策惠子據梧載之末年惟其好之也以異于彼夫好與性異莫之易也要以文曠所好孰與惠多以余所觀吳君性嗜書倘亦有據梧之意焉君祖爰立作相謨明弼諧酌北斗之元氣燮泰階于六符恢崇祗庸榮鏡宇宙餘慶尚敷後昆朱兩幡者繼焉超龔軼黃亦保其世君食于舊德卽思騰踔爲前烈光有會其度蓋寅亮可續功而股肱郡未

屑也數奇淹抑于諸生盈餼出序喟然曰祖跡瑣于予乎命耶予肄業乃上人而爭時則後人矣命耶抑立德立功立言是三不朽祖格天迪德父牧民叙功言以識往訓來予則何敢讓焉乃校理秘文探測玄象網羅全乘輯纂論撰後數十年逮見秘枕于山而懸金于市也不佞屬長文倩一日得聞君義至高輕財好施急窮厄交唆唆口不道人慝忍詢而甘蹲循心甚敬至垂老彌篤文史又嘖嘖羨云夫書可好有三咀道之腴神日淵色日粹一覽善敗喜可眉軒席怒可髮指冠二枝有百族我其君矣司彼無方之傳

三其不能好有五有志餽于女蠱處穀飛者有沉酒鴟夷中失日而不知者有馮不厭索滿若堵而愈營錐刀者有比之匪人博鬪其捷游迷其歸者有覬徼貪津寵若驚辱若驚文俗于吏者色貨四者不肖人之所浸淫而赴功名之會忘經生之業卽志士所避也君雖小草冠不可一彈出耶人有言曰于魚弃筌于兔弃蹄于官弃書且君何厚實于儒而與學殖固締也好與性異莫之易乎好之將沃入焉鼓琴枝策猶不可以外滑工况競于文囿也富有而日新津津與之永矣夫馬班之撰光于蕭曹韓柳之章賁于房

魏程朱之解昭于富韓三不朽與天地並君垂文自見卽以亢祖亦何惡焉謂君癖書而敖其祖否也君心乎振祖者也謂君惡祖而託之書否也君心乎嗜書者也夫發憤而呻吟亦必有獲其實乃與好異憤則形疲形疲者日瘁好則神許神許者日榮君年七十矣燭中能了蠅書所謂載之末年惟其好之也以異于彼正有契云予嘖嘖羨之愧無縱欲耳目或頑取世資日月逝而體貌衰忘不朽之大業者于君奚啻螢爝之與星日也

張思林七十序

語云無勞爾形無搖爾精心靜必清乃可以長生旨哉斯言弗獲覩其人也吾郡思林張翁殆庶幾焉余之得交一臂于翁蓋自若木兄始若木兄其館甥也豚兒恭思復爲若木兄之館甥相與間用是稔知其槩夫世之誇自適者曰杯酒曰棋枰不則徘徊山水吟弄風月翁然乎哉倘未盡然則亦何術之操而至是蓋有說焉漢陰丈人之甘心于抱甕汲泉豈第有機而弗用不知所謂機也機心忘則機事泯日與物構而不構于物蓮之不染于泥正未嘗不出于泥耳聞之翁少習舉子業輒復舍去旣而生產亦弗問以

從所好遨遊披覽靡不收羅想胸中別有一大快且陶陶然併所爲大快者而亦忘之夫人必至于忘其快而後可以言快則其心境槩可見也至其與人則溫如藹如恂恂如望而知爲長者直木先伐而大椿之得全其天年豈虛哉然則未嘗不勞而形自若未嘗不撻而精自若未嘗必清靜而清靜自若寧必啜坐一室日講老莊圓覺維摩楞嚴乃始得哉今其春秋七十高小春十九日其誕辰也子女繽紛而承恩者襲貴夫君嫺文者待策天府綏我眉壽宜爾子孫祺祉駢臻人謂足爲積善之餘慶而翁亦不知也蓋無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夫知忘適之爲至適則知忘年之爲大年易之頤曰貞吉而終之以有慶夫頤非養之謂乎養神養氣稱善養者必歸焉而養生者卒不外是則忘之說也貞吉有慶醞而釀之翁其深于此道哉每見翁之精神若壯丰采若童豪興翩翩不減五陵裘馬則雖不杯酒棋枰山水風月而其爲杯酒棋枰山水風月者亦多矣翁不知所謂長生而舍此別無長生之道何必馳慕乎餐霞茹芝納新吐故以爲術哉然則翁壽之無艾又胡可以歲月計也余不佞摹擬生平方榆揚盛美以佐稱觴

而一二親友屬言于余余何敢謝不敏敬以質之若
木兄曰可以祝矣遂次其言以爲壽

止園集卷十五終

止園集卷十六

序

范叅藩長倩六十序

延陵吳亮采于甫著

今海內稱材傑翳何孰氏有若我長倩范公其人無
有哉蓋江以南扶輿靈淑之氣匯於震澤鬱礴無際
其間蔚爲人文垂鴻而樹駿者無踰吾吳而吳所稱
文獻鉅族奕世載德源遠而流長者又無踰吳之范
而范自文正公挺生名世深仁累澤令人俎豆尸祝
真足啓後人而食其報其苗裔數十傳繩繩奉朝請

登仕版者踵相接而追我昭代功業文章輝映前後
無忝乃祖者又無踰范之長倩公公器度沉雅風致
道上疏觀世務若洞火沛決若流泉慕古俠節事率
以意經以義緯是故信載州里高誼映皎日尊人光
祿公宏博蓋代厥施不竟公蓋質有其文武焉筮仕
南駕部載領水衡權蕪關釐積蠹抑浮冗飲冰茹蘖
無纖毫點得文正之清督學滇南明經造士碧鷄金
馬之輿區耀于光明佩服禮樂瞿然顧化得文正之
教太僕徐公識公器與以女字公維時藐焉弱孤越
在襁褓謂是嶽嶽者才足依也公携持保抱逮於成

立一切門戶罔不以身庇之得文正之義而又推
文正之意捐橐樹產以佐族指曰衣而食者冠而婚
者伏鉛槧而闕脯資者有我在毋慮也於是益溥文
正之仁蓋嘗讀宋史文正四子或得其忠或得其靜
或得其略而長倩公以一身萃衆美視文正有亢之
無不肖焉余獨恠文正以王佐才意在任天下再列
諫垣五典名郡三邊強虜一叅大政康定慶曆間西
鄙多故衽金裹甲以身繫安危者數十年盡瘁匪解
而長倩公意有所不可輒飄然掛其冠而歸邇且厭
薄城井卜築天平與徐夫人結鹿門之期雙棲偕隱

若果於忘世者今天下倭虜苗夷春春蠢動不可謂
無事廟堂之上未聞有借箸而推轂者豈公得文正
之靜而執政者獨無呂夷簡其倚耶蓋公遜伏荒野
且十年年且六十家弟襄以姻末微言佐觴余不斐
何能教世俗罔陵日月之頌獨念公才埒杜武庫年
齊馬伏波而邊圉猶苦如徵側等事徒令少年擲掄
人可慨也雖然趙壯侯圖先零甚辦當壯侯未請老
羗豪相賦曰漢將軍八九十歲人矣顧用之者何如
豈虞年不任哉公姑俟之若八十若九十當索公于
西鄙南交之間為公作頌以紹美文正山園

孫純菴暨配董孺人雙壽序

入相之業無庸登公期雲之堂佐百年之觴矣

前歲癸丑純菴丈稱六十諸戚友謀所以為壽純菴
力辭曰古所為介眉壽祈黃耆者或酌康爵或稱兕
觥吾儕游于酒人無日不醉無日不壽又安所事請
語為于是烹鮮擊肥秉燭投轄為平原十日飲甚
越二歲為乙卯嫂孺人亦稱六十諸戚友復謀所以
為壽純菴復辭曰古者外言不入于梱又安所事言
惟時孺人董氏諸昆季子姓咸在謀于不佞不佞唯
唯古善言者宜莫如詩其稱梱內德具矣且諸君為

昆季爲子姓猶之乎相內也推本女德原始婦道研
覈壺政殫述母儀諸君試繁稱之而不佞擇焉于是
董克讓氏颺言曰妹方待年以淑女聞孝經列女傳
諸書通其大凡刺綉女紅特其餘事是孺人之慧也
于廷氏曰信不佞爲之頌關雎及有家相純菴丈無
褻語狎狀攻苦甘荼推轂夫子翱翔澤宮雖休勿休
是孺人之敬也汝龍氏曰信不佞爲之頌雞鳴于歸
時舅姑業見背以不逮事爲恨伏臘蒸嘗必虔潔松
楸有餘哀是孺人之孝也汝驥曰信不佞爲之頌采
芣居恒儉素簪蒿茹藿敝緼敗練不求增飾雞鶩之

食在所必惜是孺人之儉也陸卿氏曰信不佞爲之
頌葛覃內有和德百嘉宗之子孫繩繩食指蕃矣是
孺人之福履也良甫氏曰信不佞爲之頌麟趾雖然
婦人從人者也要以無成有終等于臣道晉有冀缺
漢有梁鴻授粲抱机之雍容誦于後世並以賢稱若
龐公夫婦隱于鹿門不知年數匪純菴無以彰孺人
匪孺人無以媿純菴德壽相埒故足術也不佞復爲
之頌鴛鴦克讓氏曰子善稱詩盍擇辭以授酌者不
佞唯唯始酌曰君子偕老胡不萬年我有旨酒賓之
初筵再酌曰君子偕老受天百祿我有旨酒俾爾戩

穀三酌曰君子偕老啓佑後人我有旨酒無不爾或承

惲瑤池六十序

自昔善言壽者莫如莊生彼所稱冥靈大椿一以五百歲爲春秋一以八千歲爲春秋而其他所稱保身全生養親盡年之指亦莫如莊生爲辨要不過曰無勞汝形無搖汝精純白備神生定而已而純白之所以不備神生之所以不定皆由機心存於胸中而有機心因有機事有機事因有機械皆道之所不取而向者漢陰丈人之所羞也余蓋於瑤池惲公之壽有

所論著云公故名家子代多聞人自參藩少南先生稱宏覽博物而公最穎敏受家學獨蚤發其篋中藏書上窺結繩下窮掌故無所不讀幾稱腹笥顧善治經不善治生業富五車家徒四壁公夷然不屑也自其爲諸生試臺使者無不具而獨絀于公車僅以歲薦謁選人得爲定安令濼已愛民三載而不能具陸大夫索之半民詭譎而尸祝之以不善事上官量移滇幕公拂衣掛冠杜門讀書如爲諸生時絕不聞戶外事雖從宦而不家于官歸而飲泌棲衡時時賣文以自給公夷然不屑也公旣於書無所不讀而下筆

言語妙天下凡所問難隨叩響答周引曲證毫髮若
懸河而傾峽無不屈其曹偶而公亦微有沾沾自多
于曹偶者故聲音顏色之間未免有訑訑不可一世
之意人皆目公爲狂而公固無意爲狂公於交游中
多落落而於意所獨契者則肝膽盡傾言論風旨若
相迎比合而公所獨契又或衆人所引避不欲爲迎
合者人皆目公爲隨而公固無意爲隨卽人終謂公
爲狂爲隨公亦夷然不屑也蓋公之爲人坦夷易直
絕無町畦城府不但於世味中所謂計舉廢校者
卒鉅取羨之事鄙而不屑爲卽世法中所謂趨避拔

赴險用是伏之態與夫愛憎是非善惡譏詭之類公
視之若白衣何漠然無所存于胸中未始生于心
而害于事此殆舍和葆真畸于人而獨全于天者
赤子之心不失嬰兒之色無改存齡儲算公之壽
與冥靈大椿齊年卽期頤豈可爲量哉客曰世曰不
乏風波之民與接爲構機關刃劇至于老不衰而亦
得以終其天年者莊生不云乎生有涯而知無涯以
有涯隨無涯殆而已矣天刑安解彭祖爲殤何足以
當公之一瞬

董母姚孺人六十序

凡世之所欲得者莫如壽而壽之所貴于欲得者亦
惟其履順綏祉備生人之趣而優游以樂其餘年也
孟氏論三樂以父母俱存兄弟無故爲極而詩之咏
婦人也且云遠父母兄弟豈非謂其畜之不全據之
不可而婦人之所爲樂者備在于夫婦之好合子孫
之昌錫而及爾偕老以安饗劬勞罔極之報乎然得
全于天者其心彌康其體彌平怡然安于顧養以介
無疆之算若乃未必得全于天業已奪其所至樂而
嘗之以至苦而其心與體猶且適于起居不第忘其
苦而亦油然不自知其年數之邁此必有善體其意

貽之佚而引之以壽考者蓋遠去世情而獨出乎至
性爲能有以樂其樂也余於董母姚孺人有感云孺
人爲名家女歸介菴公甫五月而介菴物夫世固有
不幸失儷歌黃鵠而咏栢舟者然未有若斯之促者
也琴瑟之樂孺人殆無有焉而闔戶垂幌稱未亡人
且四十年矣孺人旣矢靡他以猶子汝驥爲子備嘗
諸艱如抱一卵于覆巢之下婆笑响嘔又何異冰霜
之歷而風雨之漂搖也此無論毛裏謂何而亦豈暇
及於鞠拊之爲勞愉恬之爲愛耶以天之阨孺人皆
出於生趣之外卽孺人寧復意有今日乃孺人之所

以有今日而且未艾者則汝驥之以也嘗聞太史王允寧氏之論曰從古以來獨稱閔損王祥孝者非獨二氏能也謂其母繼耳繼而孝且難之矧嗣乎彼其不屬不離名浮實蓋嗣以序及愛安從生其煦煦者爲口惠其夔夔者爲象恭至于箕帚有言栝棧無澤情垂義睽殆將不免于悖德慈孝遞衰樂于何有乃孺人慈也視猶子猶子也人亦不知汝驥之子非其子也汝驥孝也視諸母猶母也人亦不知汝驥之母非其母也家庭之間和氣周至若喘息呼吸無間不通非僅僅肢體聯而形迹是飾者昨聞孺人七箸少

損汝驥爲之皇皇不自釋至露禱中庭請以身代必無恙而後卽安則其平日之曲意承顏備物盡志以求得其懽心者可知已而孺人平日之視汝驥如所生畜育顧復恩斯勤斯足以感發其無可解之情又可知矣先民有言敬愛易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兩者兼忘融融洩洩樂之極也壽之源也孺人今始躋六十九月日爲設悅初度之辰而汝驥之所以爲孺人壽者方且戒醴齊以實其觴飪羶薌以實其俎謁四方之賢豪長者歌誦序記以實其堂于以順適孺人之口體耳目而康其心以介無疆之算而孺

人亦且安饗其子之養不知年數而聰明彊溢四體
和平出于性而符于情易其所甚苦而相忘于所甚
適自今日而引之以至于耄耋期願豈有艾也夫孺
人之貞宜文貞而壽宜文壽而慈慈而成孝孝而益
成其壽又宜文余惡能已于言哉而徵余言者姚君
慎宇白君敏菴介余弟克爲請皆孺人之內戚而余
與汝驥又雅相善也故樂爲之論著焉且以式世之
爲母若子者而且以式世之爲諸母若猶子者

毛寅所表兄六十序

憶歲辛丑余甫通籍奉詔過里門則舅氏二思翁稱

十歲庚戌余旣巡方挂冠歸田時川之氏二樂翁

八十余皆有壽言今歲乙卯孟夏寅所兄稱六十

矣夫以六十視七十若八十猶日之初升川之方至

也而諸中表姻戚所以壽兄者與壽兩舅氏無以異

而兄之所以壽與天之所以壽兄者視兩舅氏稍有

異余又烏能無言夫毛氏自古巷公以理學起家世

敦厚力行孝友吾舅氏五兄弟如埴如篴無不爲

下鄉鄰之人無不食其德仰其孝友亦無不願其

壽考也魯靈光巋然樹一鄉之望此兄所與舅

氏之異者也願諸舅氏咸伉爽簡直以高明用事卽

庭間多嗃嗃聲而兄獨以沉潛勝恂恂長厚訥訥
不出口雖與臧獲語惟恐其或傷之昆季中有交
相瘡者苦心調劑不言而喻斬于克諧絕無疾遽之
色諸舅氏皆蚤有譽而兄遇合獨晚猶憶辛卯歲先
太宜人有夢徵余擢桂兄始采芹蓋余壯而兄幾彊
矣而其得子也當商瞿之年又最晚今雖連舉三子
岐嶷秀雅稱佳兒而兄所爲人詠小星出祈高媒望
克閭之喜氣而欲迷想載塗之呱聲而若失亦旣勞
止矣夫天之道猶張弓高者下之損者益之歛者張
之疾者徐之先後相紮毫髮不爽故陽極亢則易損

守之以柔氣早泄則易竭兄迎之以緩福過危則
慎兄取之以廉今且六十矣而益踰蹻爲遜讓言
念訥貌愈恭視聽愈歛此其舟若萬斛者而載未及
半也造物好謙天地好生鄉之人有升兄之堂而不
油然藹然若游華胥若登春臺若偕無懷葛天氏之
民者無有哉此其于行爲木于星爲填于人爲仁木
德王填星福仁人壽夫兄之藏慶固未有量也此兄
之所以壽與天之所以壽兄稍異于舅氏者也猶子
儼思兄視之亦猶子又昏也將往觴問所以爲祝者
余告之如此且以告世之彊陽躁取多上人而捷得

者其視兄何若已復語儼思曰遲之哉兄異日德彌
 劭春秋日益高若七十若八十余又當有所論著矣
 盖聞老氏之言曰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
 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蔽不新
 成願兄長留意焉即百歲千秋可也

遜世編敘

盖啓新錢先生之論曰遜之時義大矣夫遜者避也
 避而必以亂此亦所謂天地閉賢人隱賢者之避世
 避地避言避色而已何聖之能為仲尼有言天下有
 道丘不與易也有道莫盛於周禮維詩巢許不臣也

舜抑且以天下讓之而不受去之若免豈俟亂哉聖
 人之言遜世者凡三於乾初曰龍德而隱不易乎世
 不成乎名遜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於大過曰君子
 以獨立不懼遜世無悶於中庸曰君子依乎中庸遜
 世不見知而不悔夫其言遜世也或以龍德或以大
 過或以中庸既已異於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治則進
 亂則退之義而潛龍有聖人之德中庸惟聖人為能
 即賢者若在所未與其斯為善言遜之時義者歟天
 下之生久一治一亂有治亂斯有去就有去就斯有
 出處隱見分途名實競起矯易則不相為交勝則或

相譏善哉乎范曄氏曰彼雖碌碌有類沽名者然而
蟬脫羣埃之中自致寰區之表異夫飾智巧以逐浮
利者矣矧夫叔季澆漓淳風殆盡錐刀之末競入成
羣孟氏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
淮南子曰人皆鑿於止水不鑿於行潦故可以揚清
振濁抑貪止競其惟隱者乎粵稽巢許以降龍德而
隱者不可多得而或隱居以求志或執節以爲非或
垢物以激頑或沉冥以遺世或恬已以鎮衆或排難
以滅跡或立槁以畢命或解段以離塵長往之軌
殊高尚之志則一亦所謂貪廉懦立聞風而與起者

矣方今

聖明在御林壑多英公車之賡日月

引皆以起廢爲第一義而廟堂之上亦者應之爲避
餌將予復斬以待陽鱗之自赴噫嘻此皆未暇乎遜
之義者也夫上有堯舜下有巢許乾之初不潛於否
而潛於泰不潛於龍戰之日而潛於龍飛之時雨施
雲行天空海闊各成其爲龍各成其爲德倘所稱六
位時乘乃見天則非耶故惟知乾道而後能識遜義
知乾遜而後可與言易知易而泥蟠天飛無所往而
不爲龍德卽潛見惕躍飛亢皆所弗論而又何廢與
起之可言哉若迺腐鼠可赫冥鴻猶慕尋斧斤於林

木施且罟於蓬萊龍不隱鱗既鮮存身之蟄羊或羸
角恐貽壯頰之悔涉末流而求嘉邈難言之矣此邈
世編所以作也思潛龍也是爲敘

增修毘陵人品記序

吾母毛太宜人爲黃門古菴公女孫居恒誨不肖輩
必依忠孝及相先學士抗疏受杖蒙難靡悔不肖輩
遞通籍勗以恬修勿競榮膺皆烈丈夫所難人謂母
卽嫺公宮教何以能若是迨不肖讀古菴公人品記
而後知公之垂訓弘貽謀遠也毘陵禮讓名墟英華
代奮論其世友可尚取於鄉法倍親誦詩讀書景行

仰止未有以此品人不以此律已以此範俗不以此
教家者自公作記後迄今八十餘年前者彪炳後者
鵲起文獻之盛不可勝書十五年前歐陽郡侯擬修
府誌屬光祿涇陽顧公品騰人物誌未就於是有意
梓錄存笥中大都倣古菴公之意補其未備續其未
來略以類從不立標目又且合同志諸賢討論商確
草數易而後定未嘗師心自用沾沾局一隅之見也
者顧公謝世已六七年笥中草幾于散佚古菴公之
意將無所紹承而以不自視之則母氏之栝棧也林
居多暇不揣僭爲纂輯復就正諸翁先生稍增定焉

而因有槩於作者之難益信先賢用心之厚也夫春秋一書誅賞並行誌記之體主於揚善故表全瑜則瑕宜掩而猶點之其失也苛錄先德則世宜宥而猶適之其失也刻棺可蓋則論既定而故格之其失也恡結可釋則嗣不敵而故軋之其失也媚人各有本末而必援世講以內交其失也比祚或有衰榮而必借世系以貢諛其失也媚籌言中何德非言賜政達何言非政偃絃誦何政非文而必張一目以爲羅其失也拘今觀毛顧兩公所記錄有是數者無有哉善夫岑姚江序曰人以代著不以區分據行直書而凡道德功業文章之次第如列宿懸象隱顯巨細皆自見固仰窺先輩之用心抑亦後作之繩準也有二璧於此色相若徑相若直且倍差側而視之其一者厚而倍余不肖何能執筆先賢近譽遠師無寧處其厚者而已矣

河南鄉試錄後序

臣亮不佞謬叨 上命從銓臣承 恩與校中州夫銓職論官哲能官何難論士若臣錄錄與筆札猶然士耳焉能爲役然臣聞之官先事士先志官與士匪異人也選者主司黜士必有善言振采尚新祝嘏貴遠

靡不豔稱榮次漢斯以履來入官之謹士且惻然有
獵纓拾級之恩焉臣以為官滿難士何容易國家以
制科檢士嘗若嚴母之術錄子尺寸時滄土方穎舉
鄉校爲諸生猶聞考也補未結而講酒食羞蘋藻無
乃不邪而晨乎在官言官與士言士臣請與諸士法
語以託于裏言蓋士之名助于周官大司徒以三物
賓興論鄉士之秀曰選士論選士之秀曰俊士論俊
士之秀曰進士論進士之秀能者獻書于王王再拜
受之士如此其重取士如此其慎也漢徵孝廉晉置
中正唐舉秀才明經制有沿革亦猶行古之道今茲

歌鹿鳴而升天府者固選俊之備所繇登進士之路
也緣名責實無論三物未備卽四科九品八觀六驗
十楷通四十條得六者其與有幾則奈何輕言士選
者臺臣建議禮臣條畫至屢 明旨申飾若於鄉舉
士有責焉豈其薄待士而設不必然之慮意若曰
諸生隸博士籍學使者得以柱後惠文歲殿最彈射
之進而服官麗考功法則又有大府之憲象魏之典
一再考簡幽明黜陟之惟是士舉于鄉者旣爲賢書
未登宦版退無當于學約進不列于官評且繼緒甫
離壇塗較近恣難利易檢押恒難稽令一不戒而辨

志弗委從讓若流其卑者雖力斥田舍仰附逐
欲左右望而周利其豪者者武斷枉直陰持短長借
氣勢為權機結冰炭于胸臆又有習為曠達標尚風
流者揮塵談玄衝杯樂聖探賈聘於秦漢絃奇服於
晉唐士之多岐於斯為甚夫士待舉猶女待年婉孌
曲房銷聲屏跡行必佩出必燭猶思不志其或失家
節始父母罹卽于歸任婦女德關矣士離疏釋屬業
度齊民論秀升俊亦女子十年乃字時也始進
妻人齒牙異日微善仕貌榮名雖材諧揮霍
官任使豔妻哲婦女貞曷利焉則奈何輕言志

子輿氏曰士尚志而又解之曰居仁由義大人之事
備矣事固未嘗離志也士具百行無暇枚舉試以子
輿所稱引殺一無罪非仁取非其有非義與士相質
果能克無欲害人之心否能克無穿窬之心否隱衷
未愜閭室難欺藏劍于腹險若山川染鼎于指深若
谿壑而且自號于人曰吾將濟眾利物立懦廉頑廣
飾厚要潤非弔詭誠不知其何仁何義何以列于士
之林也臣竊耻之夫志之象為士為心人之慮有百
態有千而心則惟一之所趨專精所向若射之赴
的故曰志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功名者富

貴不足以累其心至于志富貴而患得患失無所不至矣諸士之進自今日志之定亦惟今日厥有三品其何適之從焉夫中州者天地之中也陰陽之氣磅礴蜿蜒域爲九而萃于一靈秀獨鍾風雨交會必有與立焉崧高降神之後豈無德星聚于鄉慶雲見于廷稱人瑞表國禎者則又奈何輕相中州士諸士最哉臣世受國恩家通士籍臣舅弟借計吏上公車者羔鴈尚有羣也稟臣父之庭誦兢兢相勉毋敢越軼諸士辱在一日無異吾弟何敢舍臣家庭之教而諸士臣祖先以進士乞恩就校官于光城三物

修四禮肇舉士風丕變則兩諸士之菁菁者亦其樂育也百年樹人臣得藉手薪之楨之食其實矣何敢舍臣祖庠序之教教諸士且臣拜命之日聞科臣復約三章要在訓士宜豫與前建議者皆爾鄉先達也貞憲肅紀端軌維風其爲士習深慮不啻障目彌指迷津忠告恕施必自爾鄉子弟始矣又何敢爾里塾之教教諸士故臣始終以先志尚志之說無言以信科條遵詔旨仰副聖天子造士之意無寧使人謂蕩滌繩檢弁髦禮法惟鄉舉士爲而以賓興爲詬府則士厚自待待士者必不薄何

挂清議貽先達羞語云事在四方道在中央將九域
多士咸以爾天中爲的孕苞啟符漂伊瀆洛寧獨三
塗二室藉之生色已哉若乃對揚軒庭翱翔衢路
上次第詔若官受若事志有實際士不虛稱惟是憂
國奉公隨分盡職其所爲昭示臣鵠敢勵官方者南
宮之贖且以師保臨之操繩墨董正之適不適有鈇
臣在無所俟臣言矣

程豫錄序

丙午之役余從卜選部校中州故事主貳分任總
以次受程卜公虛懷善下謂余釋鉛槧未久首場白

麟經而外悉屬余筆余遜不敢當後二場分任
皆取辦于總閱後一二日幸勉竣事錄具在無敢掠
美無能藏拙而余竊有概於科場條議之紛紛也夫
制舉之有程猶制器之有規矩方圓之至大匠操之
道貴成章文宜辨體而必欲取風簷之草創貽天府
之木災祗足爲庸師傷手藉口耳國家何事不飾何
人不欺而僅於柔翰徵實謬云先資取信故夫言不
欺乃欺也且預擬風箏虞漏耳探策援筆無漏奚傷
卽成弘以前代有作者頒諸正式未嘗襲墨爲程尊
制復古其謂之何故余所代斷悉本匠心間採數語

亦執兩端而用之卒不敢沿踵空跡猥稱羔雁蓋自信爲較然不欺之大者若乃落卷先呈以從容便于覆閱批評後補以去取聽之總裁卷不分房而數房互爲通融榜不換經而各經自爲殿最卞公獨司文命余亦稍佐下風或可爲四方之觀不嫌伐一時之事云爾

太室山人集敘

夫楚控南紀當離明材所從來矣前二千年有徒宋大夫者決策辭命妙天下然多佚弗載所騷賦名蜚鄢郢間想其時樸未盡雕變未悉備

歌紀信及志之

拔藻摘英於廟廊

少陵孟浩然之詩歌米

代而曠後世稱之者亦必曰某襄陽某襄陽云

山漢水之勝足蔽全楚生材實繁而於今則太室先

生又最著先生韓姓昌黎氏之後也代有聞人先生

尤慕古好讀書崑精致志誦說不入耳至呼之不應

其到輒爲詩居恒扁一室或自問自答自歌自笑又

善書書法道際自比公孫舞劍間作繪事尺幅寸縑

有江天雲樹一望千里之勢繇斯以觀則先生之品

可概寧詎以材張楚已也夫唐以詩取士杜與孟不與科目米亦以推恩顯則才而不能爲時先生以貢起家時與三子同而才則勝之矣且詩與文比與政通杜孟詩豪文筆未振米亦有文而終不能與蘇黃埒先生之文雲蒸霞起江漢間至今誦之孟不庸於時杜曾作椽三輔束帶欲狂徒抱稷卨之志米無政事僅取潤文學而已先生丞寧都政比漢循而安之之疏折允之議纒纒出治安上使得政豈徒惠刀耶余不佞竊謂先生之詩文若書畫有杜之三無其愁有孟之逸而無其放有米之致而無其

少陵下漁陽之亂寄余沈花而先生臨昌明以堯適也浩然誦詩帝前以明主棄才見放而先生祿食弦歌遇也南宮縱曠竒僻以好石蒙嗤而先生儒行皜皜內脩外蔚道也夫合三子爲一楚材而以一楚材蔽全楚士流時之儲光采盡發襄陽云乎哉襄陽云乎哉先生之哲嗣參嶺公司理吾郡梓行先生集謂余不佞敘之余謂杜咏驥子善讀老夫詩若爲可繼而宗文宗武竟弗克續武庫之業孟不聞其子米有子友仁然其能亦不過筆札間鑒定法書藝圃而已參嶺公成名進士爲詩文宗工司理明允有甘

崇之澤先生經世之志小試而未大行者行之在式
穀矣其視三子又不徑庭哉抑聞先生之穆考登封
公禱於中岳而生先生厥祥濬發詎云楚材蓋申甫
之匹也故先生自命曰太室山人余亦遂稱太室山
人集而爲之敘

吳興沈氏族譜序

吾友沈伯和解郡事歸增修家乘稱吳興譜大沈之
譜舊矣有正統譜有萬曆初譜茲稱吳興者何始始
東林而又推東林所自始水原本本示不遐遺也且
沈之支亦夥矣有循理支瑞吏支武康支宣州支

陽支茲稱吳興而祖遯明善宗遯聞遠者何重遷繼
別示不敢旁溢也此伯和修譜之概也譜成問敘於
余曰譜莫法於眉山南豐及近代北地然不以譜傳
以序傳吾沈氏之爲沈則譜也使天下後世知沈氏
之爲沈則子序也余謝不敏余惟修譜之家或非世
業徒襲家聲儉則小而無徵安於挂漏奢則大而無
當驚於緣飾迺孔子不繩宋以張殷要惟儉爲近禮
蓋伯和氏有成言矣休文隱侯貴震茗水顯晦斷續
後先渺茫何敢臆綴惟是明善萱公之徙東林世繫
纍纍率以詩書耕稼爲務聞遠震公之籍晉陵有概

於金牛里俗之恬夷不再計而卜居堂構翼然林墓
翳然宗祏且逾十世而宋村公泊文四坤四坤六置
田朔祠又從而光昭之大都孝弟力田惇睦禮讓之
裔也抑余聞之禮有禘有祫宗有百世有五世別子
爲祖則始遷百世之宗是已泰初肇基吳興鼻祖惡
在其不禘由遷祖而遊之世澤遠矣邈不可以爲典
於是乎祧伯和之爲沈氏譜也系則吳興宗惟聞遠
義不凌節思不瀆親禮之善經也歟雖然譜以合族
非合之難以身範之難也又非以身範族之難以族
範身之難也族大則張小則削富則豪舉貧則恣睢

勤禮見爲負俗貞廉見爲釣名且也箕帚耨鋤發聲
徵色何有於期功彊近又何有於金之人精令沿習
莫知其非後之視譜亦猶越人之視章甫抑或比黨
亂羣干盟樹敵又焉用譜伯和爲清白吏挺節抗言
額頡不怵於旣其躬行足爲子姓矜式乃今敬宗收
族討五服而訓之俾其敦實行紉芬華崇孝友絕姦
利士不必赫赫要之馴良農不必穰穰要之勤嗇克
家亢宗于是乎在不瞿然嚮風非夫矣鵠鴈顧而
化蝶螭祝而肖維其有之是以似之矧我族類將無
似也乎哉伯和降席稽首曰語有之一年樹穀十年

樹木百年樹德奎幸得聞繩墨之言舉宗之德也請籍諸首簡以詔來世

四不如類鈔序

四不如胡爲而鈔也不如子蓋深有恫焉而爲是以擢世也夫人綦貴矣惟靈則貴靈之不存貴于何有曰不如傷之也或曰聖賢之尊人也曰首萬物叅三才而其哀非人也曰違禽獸不遠與禽獸異擇異于禽獸幾希而已曰不如無已甚歟曰非也聖賢之待物宏其詞婉不如子之憂世切其詞激故曰深有恫焉而爲是以擢世也雖然經亦有言無良不如鶉無

儀不如鼠無禮不如猩猩丘隅之弗止不如黃鳥夏之亡君不如夷狄辨鬪不如小兒縱橫不如妾婦求利達不如齊人聖賢亦深有恫焉無以異于不如此子也抑余更有恫焉者儒之論世曰帝不如皇王不如帝霸不如王自春徂冬通降通波流爲長夜釋氏之論法界由天人阿修羅餓鬼畜生地獄以入于無間夫曰不如猶有倫也倫無倫而如不如之相戒余蓋恫夫世之非人漫漫不且而漸至于銷沉也此又不如子所不忍言而鈔無可鈔者也

過庭雅言敘

吾師心澤先生以尚書魁南省聯授禮闈服官中外以政事顯于世今致政歸杜門課子說書成帙而其長公初輯州頴秀能讀父書傳習之餘緘示余小子亮徵言未簡余惟說尚書者夥矣大氏博士家刺經訓故爲取青紫具耳經術經世務詎不並稱重哉藉令伊吾鉛槧一行作吏敝帚棄之不洽不該此與以耳食何異且書以道政事者也亦惟是命官服采播穀敷教明刑典禮若工虞平水土一一臚列當官展錯次第布之卓有成效迺稱明經適用之儒自古說書者莫尚于大小夏侯氏方石渠校藝時特取其治

沾章句厥後大夏侯氏侃侃直節抗非孝武之及厥悔宛然吁咈之謨嚮使紹明經術徒取拾青紫何以經術經世務如是先生筮仕爲工爲虞治水濟南滌源疏委三載底績帝用嘉賚泉河一史與禹貢並垂不朽先生經術業已見之政事迨政成而猶然不忘故業比經附義博引冥搜揚權典章津梁承學此又先生經世緒餘合之經術聊以自證者也豈徒沾沾章句與學士家競擊悅資羔雁已哉昔在漢世諸儒以經術專相授受各守師說爲家法至通顯猶對其君曰臣師某也余以尚書起家辱先生推擇首舉自

愧慙直善忤世不善經世無能闡揚先生之教而先生家學淵源長公紹明經術紆青拖紫如俯拾地芥異時稱我明尚書經學莫尚於大小胡氏媲美夏侯豈不休哉余小子亮且執雅言爲左券矣

文房官制序

傳曰惟名與器不可假人繁纓雖微大聖猶惜衛懿公好鶴有乘軒者所謂小人而乘君子之器非耶乃秦政以大夫爵草木濫觴甚矣雖然彼負乘者與焉何異士大夫析圭儋爵紆青拖紫自榮身肥家封妻廕子之外未嘗有絲毫爲國爲民之心荒飽素餐反

不若毛穎諸君無得效其濡毫飽腹之用此

人乎人負官乎靜言思之良足羞耳文房圖

嘉熙林可山續于寶祐羅雪江近又有作學士告身

者大都借子墨爲滑稽寓史法于諧調稱名信美取

義未宏余退居多暇聊爲刪定合之得十九人錫以

綸辭統之官制藉令居位業官者顧名思義不忝厥

職綸扉待制何以潤色皇猷銓署持衡何以品甄士

類中丞執法務激濁以揚清都統運籌當安內而攘

外鼓院勿驚乎讒殄總裁不詭于負緣司封必辨邪

封正字先端朋字各度乃口無貳爾心毋寧使人謂

夫夫也冰猴而冠濡鴈之服則是刻也庸詎爲翰墨
游戲乎哉

山居友譜序

昔人謂山居之難難于山友夫山林之交與市朝異
趨朝市者昕滿夕虛存往亡去此毋足論惟是山林
之中清福勝緣能與有幾不厭寂寞一難能甘澹泊
二難省苛禮無繆恭敬三難解清談語默中實四難
飲酒不罵座不逃席五難不限韻賦歪詩六難不說
是非不談人長短七難不借貸八難不居間求同
舍九難不攀緣緝紳不勦襲朝除家事十難凡此十

事皆五交三釁所不載仇山邨詩曰無求莫問物
事有恥難交市井人誠鄙之也誠畏之也鄙且畏不
得不棄之長鶩絕其霧濁明窓淨几之下吾非十六
友之徒與而誰與耶蓋自吾締交而愠日解思日清
蔽日祛智慮日生緩急有恃形神加親惡聲不入于
耳俗慮不關其情旣薰德而聞過且扶危而定傾四
可媿乎文孔三不羨夫寧歆何必規規焉勒門以箴
客方且望望然把臂而入林爰訂同盟用垂頌聲倘
從事于吾友寧無感于斯文

野菜譜序

孔子以學圃爲小人孟子以勞力爲小人之事乃它
日品士等小人于今之從政之上則豈非勤四體守
一膜者爲小而澤當時利後世者爲大禮耕學耨舍
仁咀義者爲大而鳴鍾列鼎食前方丈者爲小之小
乎古稱高尚之士如採芝種瓜抱甕灌園者不可勝
數彼皆有所托而逃焉曰肉食者鄙吾姑與澗溪沼
沚之毛豕矢弗諼而已藉令不得志而枯槁赴淵若
鷗鳧之狎于萍秋虫之哦于草斯亦所謂果哉未之
難者也野菜一譜著于王山人鴻漸說者謂其棲志
澹泊足愧世之甘麝膏其口者及詠所爲菜歌令人
酸楚有鴻雁蒼蒼長楚沃沃之嘆予聞之亦
爾獨何茂前村後村多荆棘隱然有三畝
剪伐之慨倘所謂覩離黍而懷噎食美芹而思厥者
耶余愛而刻之非獨以其澹也爲之廣其意作
者無忘緯恤衡栖者匪徒樂饑云爾蓋儒者之言曰
咬得菜根百事可做若一事不做只咬菜根與世之
甘麝膏其口者何異客曰子是之言將無有世思乎
余謝曰否否吾儕小人知有圃而已矣

觴政奕律合引

古之幽人韵士覩破時局喚醒宿醒或樂聖以達天

或坐隱以送日十千既美託寤寐于栝棧三百全枯
付輸贏于方罫過阮厨而屬厭賭謝墅以優游北海
欲空何忍衆生之盡醉南風不競猶循君子之靡爭
恠處士之橫謀夷然踦踞笑長安之失着倏爾縱橫
柯且爛而莫知錘自隨而弗諱斯亦得全于天遊方
之外者矣罰雖于小人加禮豈爲若輩設觴有政奕
有律無乃酷歟噫嘻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律者律也師出以律尤戒否臧慨自俗流代降
刑垂作醴未成營糟丘而請老舉棋不定袖日手
旁觀辯豈驚乎四筵但知罵座智漸昏于孤注
依邊懸雙眼以凌人藐真蛉之侍側懷三心以
恍鴻鵠之當前就裡町畦良藥無非狂藥爭先
生機卽是殺機政已逮于大夫令不行于貴介政不
政矣修政于觴將去歡場之害馬律不律矣繩奕以
律庶存告廟之供羊二編之刻意在斯乎不然飲自
勸酒敲不爭棋請從畫象之朝載觀結繩之治

經正堂新課序

文爲公噐品文爲平衡必一毫人我相不着然後能
公能乎卽識見偶有未到不離公平本色者近是國
朝設科取士糊名易書非盡以不肖之心疑人蓋導

人以公平之路也世風愈降赫赫制科漸開人我之
竇下此更無論矣嗟嗟華門圭竇之士屈首受書宵
旦兀兀三年一比流光駛飛而高文異彩不足供有
司者之一擲良可浩歎吾友見初設帷經正堂造引
後學卽束脩以上卻勿納其中空洞無物已不作厚
薄觀安得有人我相品隲不爽毫髮諸生無不厥心
擺指而退又無不人人慶得師也余間嘗一寓目質
之見初無弗合者甫兩月就試有司質之余與見初
又輒有弗合者此何以故意者有幸有不幸耶業患
不通不患有司之不公學患不成不患有司之不平

敢以爲諸生忠告并願司文命者無忘糊名易言之
初意則見初不但爲諸生鵠而弛利網廣德馨其亦
可以風世也夫

制義律言合敘

余十歲習文一稟程于先君子維時出入承明厥有
著作服聞庭訓妄效里顰問習爲詩不敢令先君
子知也洎十五就試有司取對公車文譽稍暢而伯
兄不祿爲賦悼亡二十四律遂亦流傳余世父太史
公詩云文章蚤見風行水我與而翁心共喜沈中丞
公詩云詞賦更聞追六季看花時擁筆如杠皆爲余

作也余甚慙其言余弟世于少負穎秀長見淹抑學而不厭窮且益工每與余握槩研膏嘲風咏月倡予和女論文者什之七論詩者什之三無火攻之嫌有金斷之利斯亦擅文通筆花之譽發惠連池草之夢矣賢書旅薦文猶在茲乃并行其詩合而問世嗟嗟芻狗既陳雕蟲奚事余且以爲敝帚人或以爲前茅悠悠物情將無謂享金而希步玉乎哉此余之蓄胸而不敢出也余弟曰不然弓箕冶裘業有所習墳篋商羽調有所適余兄弟何知嚮利惟羨與牆吾稟程于先君子而已矣

素園集雅敘

集古詩如表萃羣腋羞飢雜俎雖巧心之妙合亦唾之遞泓詩家無稱焉然非善挈領則衣不振非善調鼎則味弗和故未有不能詩而能集詩者也宋王荆公石曼卿諸賢皆以能詩名世而集詩始基之夫豈肯効勩衆辭蒙榮集羣者乎披朝故文襲故庚新蓋亦往匠之執符而後作之赴節也余弟錫于幼負竒穎長嫻文翰佔俾之暇發爲詩歌皆取才於唐而宋自眉山長公以外無採焉諸體略備一氣渾成如天孫之機七襄而爲錦侯門之錯五合而爲鯖將令

具眼者誠觀而口相似者寧無屬厭耶頃余園居擬集杜句見弟郊居諸作遂然筆硯它如無題三十章聊寓不逢之感哭母四十九章彌深胡恃之痛又所謂發於情止乎禮義者也昔周仲智醉餘戲謂伯仁曰君材不如弟而橫得重名為之擲燭夏侯湛作周詩示安仁曰此文匪徒溫雅別見孝弟之性噫嘻吾慚吾錫于矣

錢若木譚書序

若木之為舉子業也耽思旁訊多姿屢遷初若發劔既而躍冶惟玄黃之並秩或珍錯之間陳迨成之役

與余同擯春官憤而下帷期於貫的選義然若木之赴節倘揣摩之能肖即躑躅其何辭蓋至於豐約之裁俯仰之變唱靡不應曲有微情搔首擢筋分蓋研燭余睨而語若木曰庶幾得當以報攜李不虞若木復以累黍失之余不敢謂文無定評要亦有幸不幸耳若木勉乎哉憶昨訂盟實稟李九我先生之訓文取于友取四五不啻功令奉之夫以李先生天下才庚癸已事五戰而後收大物若木何患焉友四五人余與若木其三人則劉長孺楊振之董于廷皆足左提右挈並行中原者也業具在故不論

廣大雅會課序

太初之爲禾川六閱歲矣先是下車論秀有大雅之課余讀之若新硯之發旣而有廣課余再讀之若運斤而成乃作而嘆曰善哉太初之以文緣政而多士之以文雅化也太初弱冠成進士筮仕岩邑有彈冠振衣之想故其初政卓犖較著屏官邪杜私謁杲杲如賓出日於時士庶凜凜神君久之政成民安吏習太初亦捐苛解頰有鳴琴游刃之適庶士歌而居人舞熙熙如登春臺曰神君吾父母也明作敦大太初殆兼之其爲邑狀如此以觀多士課將無肖也歟哉

初歌先鳴以唱後乘大都其神王如楚珩荆玉英英
白虹之燭天其神爽如蘭臺之雄風起鄂渚而激洞
庭其神駿如上駟國步歷塊無留行其神清如藐姑
射之仙餐風飲水亭亭塵壒之外夫王以表氣爽以
表致駿以表材清以表節衆美具矣衡技於道其殷
帝之含光耶迨廣課成而鸞刀奏也氣調之而徐平
致任之而逾真材不盡而時違節不苦而自貞其宜
僚丸耶紀消子雞耶偃僂丈人蜩耶甘苦張弛無不
如意要之不離於雅爲軌以太初提衡多士蔚起嚮
風豈不亦躊躇滿志乎哉往者庚之役賓興三物視

疇昔爲多樹人而食其實有成效矣太初賢能以久
特聞卓異則舍光循良則鸞刀也和而後斷太廟尚
之質新成蒙上賞將在此舉其又何間焉道政莫辨
於書明作敦大書之教也太初故以經術擅場宜列
高等吾黨經生何知論政姑論其文之似而已矣

錢若木再刻譚書序

若木舊有譚書余亦舊有譚書序今若木舉南宮懸
書國門益以近作數十首寓言曰子更序之願有以
益我余向者以李先生爲鵠若木遜不當曰吾家之
道有武焉何距錯趾今庶幾步而趨矣蓋尊公

先生弱壯舉于鄉幾強而仕筮仕爲令尹邑稱神君
既徵入內臺稱名御史再抗疏論國本政本忤時獲
臯編戶杜門蕭然一室究心理學稱名儒稱鄉先生
國人且矜式之歸有餘師若木何求焉先後舉兩闈
齒相當數相符鼎鼎綬相若也若木動忍諳練素矣
出其精餘猶足陶鑄一世卽彊項批鱗直分內耳何
足爲若木難而故新先生之箕裘當亦有在此不在
彼者文成氏之言曰聖賢非無事功節氣但循天理
便名爲道不得以事功節氣名之又曰學只在格物
致知簿書案牘之間無非實學若木之學行且見之

事矣蓋若木之爲舉業也其思彌苦其致綦密其加
泮也斷銳而後無憾余謂若木有勝心焉可以治經
生不可以治民可以名世不可以游世苦可貞否密
能理否銳無挫否出利入名出名入理出理還道道
還自然必如是而後謂之真學亦步亦趨端在是乎
而余之所以益若木者如此并請質之啟新先生

穀詒堂存稿序

穀詒堂存稿者董孝廉翼吾哀其先世之詩其文其
諸名公之詩若文與其先世相贈遺者合而在之
有所以識不忘者故稱存稿云董自是而爲今

以廉著兩峰翁性孝友爲德於鄉而懷鞠翁以好士
特聞多賢豪長者游凡三世皆非沾沾以柔翰自好
者其所以存亦自有在而孝廉之意則謂孝子慈孫
之念其親也桑梓必恭柘棗必愛至于犬馬且然而
况其殘膏賸唾片玉寸璣卽一帚享之千金無不可
寄其永慕而又何暇計夫辭之工拙與簡編之斷若
續也至于贈遺必錄則又以世誼重非以世法重考
其人可覩已先尚寶與兩峰翁雅相善作兩峰說在
刻中而孝廉有子曰德麟從余游穎秀有文庶幾君
子之穀貽孫子而竟以侘傺天死著拂塵記以自見

其志有足悲者語附載不具論論孝廉所以刻存稿者如此

吳陵近草序

蓋聞羽公之論文章以意氣當之余竊以爲不然而未有以相証也文以理爲主以氣爲輔理生氣爲純氣勝理爲客故有意氣必無文章而莫衰於今日之文章莫盛於今日之意氣也承學後生未習文章先矜意氣鄙宋儒之理學鶩晉士之風流高憤大袖淺履短衣恍恍捷捷遊於酒人博徒之間選伎飛觴呼盧賭墅甚且盱衡官長攘臂市井此可以當意氣蚤

卽有夙靈早慧略見一斑而以筆墨騁無賴以文字寫不平附會時情朝譏名碩此可以當文章否庖丁之解牛也斲發刃游每至於族怵然爲戒行遲視止動刀甚微病僂之承蜩也處身居概株執臂若槁木用志不分乃凝於神紀消子之養雞也虛憍不可應嚮景不可疾視盛氣不可迨望之若木雞而後異雞無敢應數者皆文章之妙理也可着一毫意氣否余故曰有意氣必無文章也羽公以燥髮從余游負竒抱穎一鳴驚人寧俟今日數竒未遇荏苒韶年得失寸心抑鬱誰語其不能不動於意氣所不可知邇者

薄遊吳陵蕭然書劍家人莫測其向斯亦去躁就恬
由濃入淡之一會乎歸携近草相質溫然穆然無晦
蒙亦無躍露庶幾哉純氣之守可以解牛可以承蜩
異雞且望之反走無疑也噫嘻羽公今而後始可與
論文章也已矣

畢孟侯論草序

孟侯昆季鵲起與余兄弟先後同籍而孟侯與余今
昨同署相朝夕更久大都其人質直修潔絕無世俗
浮艷之習至其博雅好古靡所不精文必先秦西京
詩必晉魏書必鍾王畫必摩詰卽酒鎗茗錯熏鑪談

塵非漢唐間法物不置余嘗謂孟侯者當于古人求
求之頃余校宣雲士漫作七稊直乳臭語耳孟侯必
欲躋而進之于古更其題曰七取古人七發之義及
觀其按臨淄瀛渤所爲課士論抑何其精微朗暢宏
覽淵識君子也蓋論之體所從來遠過秦鹽鐵王命
潛夫養生絕交皆古文最著非僅僅博士家言爲一
時之制而已孟侯所論憂切時事而又純用古法美
贍蒼蔚卽雜之古文中當不能辨然則孟侯其真古
之人而余猶有童之心也夫

上蔡烈婦傳序

蓋聞成周盛際汝墳江沱間被服雅化其女德皆足
 詠歌凡芣苢條枚衮禼錡釜之細靡不寄情至于浥
 露戒行懷春絕誘其凜然自閑無俟泛栢舟而後矢
 匪席也此雖天性抑亦謠俗風教使然耶上蔡故汝
 南地張君濟美為令有甘棠之風綏厥士女咸若於
 化即其所論著李烈婦事令人有遐思焉夫傳列女
 自劉子政始范曄氏因之為列傳後世乃有婦而稱
 節若烈者揆之謚法本文不盡當大要節則從一烈
 乃能殉一為恒殉為變恒則以殉為一變則以一為
 殉若李婦者蓋節而兼烈一而能殉者也公宮之教

能去其所風者差矣嗟婦一筭無流耳
 有元宮若此彼宮精發家委質一姓朝
 符之所不如祭者非夫哉固知張君之所風者
 遠矣夫寧獨汝墳遵化也余故序而布之竊附於風
 人之義云

同門錄後序

歲辛丑南宮載闢一時衡鑑並屬宗工而吾師胡先
 生專校一經兼收多士其最厲下亦辱品題故事行
 其卷于四方旋出平日揣摩之作就正師門各為達

錄以昭得人惟茲同門彙而成集先生業已弁之篇
 端矣復命某綴言未簡其何敢辭竊惟國家取士以
 文著為功令寧詎適情賦物用有懸殊即帖括明經
 制猶沿習緬惟聖作諒有深意存焉夫繭絲極密心
 必細而後通尺幅具存材有餘而不盡惟虛言之務
 去則俗累宜捐苟射覆之未工則勝心自亂制義雖
 小技乎可以據實可以鎮浮可以祛華可以為就
 要在鍊其精神歸于作用經術經世意在斯乎至于奇
 正之變可得而言文亦心聲總關品類立言立德要
 從真正入門臂如章甫之儒竄襲偽二乾之說被緇跌

坐

頃作不情之事忽為無

門戶各立壇坫自尊此可為奇否抑知大道

行難盡掀天揭地旋輒轉坤只在淡簡之中自有元

明之烈必如此謂之真正亦必如此謂之真奇

術也若乃猥隨流俗聊蓋卑言竊附平易之途

剛大之氣鄉愿稱賊文亦宜然此又不可以不

漸管識敢侈藜藿惟是折肱有年策足伊始輒因

以論世將藉手以就正于師門云爾

世講錄後序

世講之有錄也引年籍而伸之志世好也盛太史已
 颺言簡端余董刪事既竣敢伸世義昔稱不朽亦
 取諸世家世祿本之世官猶之乎食舊耳乃今祿者
 不世要之自立詔德懋功揚言在位藉令充世即官
 族奚讓焉古人重世類而輕世祿斯不朽之云也夫
 世美則石有慶建苟有淑爽世業則趙宣公晉隋有
 會句世經術則韋有玄成劉有向歆世文世武則魏有
 武文陳思厥聲煒然庶幾足術彼金張許史二門益
 毗歿世罔顯惡用是若若者哉先世守上登辛辛
 時同籍凡四百人後以心即勳名去者不可勝紀

乃以勝陟崇若潛屋屢即靈光巋然為國柱石尚亦
 有人且不能當他榜什一歿瘁之感眾有同然獨吾
 儕兄弟踵武蒙休通籍列交戟者視他榜子姓猶斌
 斌焉豈盛衰消息固亦有數乎哉夫家稱世類國受
 世恩所不砥行樹勛匪勉以圖報塞辜恩敗類不朽
 謂何良治良工箕裘世守非此物也匪類是懼余最
 驚下無能作求若夫立德立功立言兼三不朽以暢
 前人未竟之業俾按籍而稽世濟是在太史諸君子
 矣

辛未齒錄跋

齒錄之刻所從來久邇年率敦世講劄剛爲盛不三
歲而增修之夫手足備則力省耳目速則事新罕有
若辛未齒錄既歷三祀未經載訂者也侍御鶴鳴周
丈倡舉公會業已修刻世講錄矣齒錄浩繁稍需歲
月今春丁未年伯世兄以入覲至者凡八人睽茲開
典忻然損俸而在輦下者亦復佐之微藉衆力遂克
竣事若乃徵稽敷歷詢考似續耳聞掌錄其宜留心
獨愧井畫拘墟尚多掛漏聊存梗概以俟增修云爾

秘省合編跋

秘省舊有同寅錄肇修于靈寶許君稚翰續刻于
海梁君持伯溯系考秩徵往俟來用心良亦勤矣
獨詳于家世而典故職掌未之及也且其所爲小傳
二十五編豈盡網羅寧裨衮鉞識者有絕麟測蠡之
思焉萬曆丙午蘇長公潛甫視省篆振蠹剔蝨擴然
更新擬輯通編付之掌記命其稍加銓次并題名儀
注合而梓之按牘而受成事展卷而景前修將於是
乎在如其紀傳俟之博雅非其所敢任也

山居雜著引

余兄弟性簡伉不善宦又復疎宕不善家出則忤世
皆自投進賢之冠歸則遺世必各營竟表之業然余

與世于又于或初仕或再仕三仕而已其誅一妨闢
三徑爲高爲下皆有所因獨余弟魯于服于甫對公
車未登仕版于雲直上度雪方潔便悠然有遯思其
所構別業又皆棘荆棘雉州萊累土疏泉牽蘿圍竹
處衆人不必爭之地任愚公不可幾之功今且鬱芊
成林鬱然有濠濮間想矣顧余兄弟又未免有室家
昏嫁之累意雖適神未王魯于近喪其偶自將一雛
翩翩如孤雲野鶴游心不滓得趣更深由是寄情託
興發爲詩文自有一種超然澹然之韻讀之如飲清
泉嚼古雪令人熱心猛氣銷釋殆盡此則余兄弟所

未能而魯于所獨也因披山居雜著并數語以歸之

小試行卷引

余歸田杜門不覺有餘事秭花種竹之外時課諸子
學殖非有他覬俾毋越疆畎而已郡公樂育勤施剪
拂學使者按部猥辱甄錄雨露所隊大造何心乃草
木欣欣向榮若與花竹相映發稽田老人不忘敷蓄
其敢志明德乎陳龔兩生皆余壻也兒女情深未免
色動語云芝蘭玉樹欲使生于階庭玉潤冰清又覺
我形穢耳

止園集卷十六 終

